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翻譯研究所碩士論文

A Thesis Submitted to

Graduate Institute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指導教授：賴慈芸博士

解嚴前臺灣《戰地春夢》與《戰地鐘聲》中譯本初探

A Study o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A Farewell*
to Arms and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in Taiwan (1945 - 1987)

研究生：何明憲 Ho Ming Hsien

中華民國一〇三年七月

July 2014

摘要

本研究旨在探討解嚴前臺灣《戰地春夢》及《戰地鐘聲》譯本的更迭情形以及翻譯品質，並試圖從翻譯品質表現差異為兩部作品接受度與知名度差異懸殊的現象提出解答。由於兩部作品均屬反戰主題小說，因此翻譯品質探討援引例子皆以帶有反戰色彩段落為主。本論文分為五章，第一章介紹研究方向與架構，並梳理相關研究。第二章概述海明威生平與相關作品，並簡介《戰地春夢》及《戰地鐘聲》內容。第三章及第四章則個別針對該兩部作品譯者與翻譯表現進行分析，引用例子比較各種譯本策略取向與優缺所在。第五章為總結，歸納本研究重要發現，並提出未來研究可著力的方向。

關鍵字：海明威、戰地春夢、戰地鐘聲、翻譯

Abstract

This study compares and analyzes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versions of *A Farewell to Arms* and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published in Taiwan before the martial law was lifted in 1987. Though *A Farewell to Arms* enjoys huge popularity and wide acceptance by the public in Taiwan, readers are less familiar with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Therefore, the study also aims to unlock the mystery behind this phenomenon by examining the translation quality of each Chinese version of the two novels. The study is comprised of five chapters, with Chapter 1 giving a general picture of the study, including research direction and the framework of the study, as well as relevant previous studies. Chapter 2 touches on the life and works of Ernest Hemingway, and the summaries of *A Farewell to Arms* and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are also provided in this chapter. Chapter 3 and Chapter 4 discuss and compare various Chinese versions of *A Farewell to Arms* and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respectively, with examples focusing on paragraphs that manifest Ernest Hemingway's pacifist views. Major findings of the study are laid out in the final chapter.

Key Words: Ernest Hemingway, *A Farewell to Arms*,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Translation

謝辭

首先感謝賴慈芸老師不吝指導，過程中給了我諸多建議，讓論文能逐步成形。謝謝廖柏森老師和陳宏淑老師撥冗擔任口試委員，也多謝容媽在論文行政流程上的協助，多謝家人與朋友一路上的鼓勵。最後感謝老天讓我有機會能進入師大翻譯所和一群很棒的同學互相學習！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5
第二節	文獻回顧	5-8
第三節	論文架構	8-9

第二章 海明威與其作品

第一節	海明威生平及作品中譯概況	10-20
第二節	海明威的反戰思想	20-22
第三節	《戰地春夢》與《戰地鐘聲》作品簡介	22-27

第三章 《戰地春夢》譯介情形與翻譯評析

第一節	各譯本出版概況	27-42
第二節	《戰地春夢》反戰主題的翻譯處理	42-62
第三節	本章小結	62-63

第四章 《戰地鐘聲》譯介情形與翻譯評析

第一節	各譯本出版概況	64-69
第二節	《戰地鐘聲》反戰主題的翻譯處理	69-84
第三節	本章小結	85

第五章 結論	86-90
--------	-------

參考書目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

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 1899-1961）撰寫的《戰地春夢》（*A Farewell to Arms*）、《戰地鐘聲》（*For Whom the Bell Tolls*）以及《老人與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堪稱是他的三部代表作，三部作品也都改編成電影，確立了他在文壇不可撼搖的地位。然而相對於《老人與海》在臺灣研究者眾，研究主題廣泛，另外兩部作品的相關研究數量則是相對微不足道，取向也都是文學賞析角度為主，關於翻譯品質相關的探討幾乎不得尋。而這兩部作品同樣都有電影推波助瀾，且以美國電影票房及口碑而言，《戰地鐘聲》均較《戰地春夢》要來的出色¹，但是兩作品中譯本的接受度卻是情勢逆轉，《戰地春夢》一書廣為人知，出版家數者眾，但是讀者對於《戰地鐘聲》卻是陌生許多，既然電影受歡迎程度完全無法解釋何以至此，譯本品質良窳很可能在當中發揮了決定性作用，因此筆者決定蒐羅兩者在臺流傳的譯本資料，由於解嚴前出版自由遭到嚴重限縮，因此造成真偽新舊譯本混亂紛雜，是以本論文必須先為解嚴前兩作品譯本驗明正身，如此探討譯本翻譯品質與翻譯策略才有意義，接著再試圖從翻譯品質尋找造成兩作品接受度差異懸殊的可能線索，期為兩部作品的譯本探討貢獻棉薄之力。

第二節 文獻回顧

目前和《戰地春夢》及《戰地鐘聲》中譯本有關的文獻主要有二篇，其他都是從原文或文學剖析角度切入，並未直接觸及翻譯。

¹ 西元 1943 年 7 月於美國上映的《戰地鐘聲》電影共獲得九項奧斯卡提名，包括最佳影片、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等大獎，全美票房高居當年上映電影之冠。

林以亮（1972）曾為年香港今日世界出版社推出的湯新楣版《戰地春夢》譯本撰寫一篇名為《介紹〈戰地春夢〉的新譯》序言，這篇針對當時《戰地春夢》譯本的評論後來也收錄在其《文學與翻譯》一書中。林以亮在評論當時流傳廣泛的林疑今（1940）譯本時指出，「林譯的《戰地春夢》在初看時，大體上算是流暢可讀的，何況原作表面上用字通俗，幾乎全部都是口語，譯起來則並不太容易恰如其份，林譯在這方面來說，還不太使人失望。」（湯新楣，1972，頁 42）然而林以亮對於林疑今的正面評價幾乎就僅止於此，其餘都是在挑出林譯本的錯漏誤譯、翻譯腔、風格問題，或者刊印校對上的毛病，並選擇性列出湯譯本佳譯處與林譯本進行對比，然而這些比較卻也不免讓人感到林以亮過於吹毛求疵，例如林以亮認為林疑今在第三十章一句話翻成「棄軍，槍決」的說法不妥當，湯新楣譯成「擅離部隊，明令槍斃」比較理想，然而兩者孰優孰劣其實見仁見智。林的這篇序言撰寫基礎是為了推廣湯譯本，因此其立場與評論之公允有待公評，且比較版本僅限於林譯本與湯譯本，也並未針對特定翻譯主題或層面進行比較，比較像是一篇譯文挑錯文章。

直接探討海明威單行本小說譯本在臺灣流傳情形的研究，目前較全面性的論述為李惠珍（1998）的〈談海明威小說在台灣的中譯〉一文，譯作研究時間範圍限定在 1949 年至 1979 年，因此包含《戰地春夢》與《戰地鐘聲》。李的研究著重在譯本的書目資料與流傳來龍去脈，例如釐清新譯本是否有盜印抄襲舊譯本之情事、追溯譯本的來源歷史，並且分析譯本流行與否背後的可能原因，如改編電影的推波助瀾，因此譯本內容的譯文品質並非李研究之重點，自然缺乏對譯本品質有深入探討。

另外尚有幾篇探討《戰地春夢》、《戰地鐘聲》或海明威反戰思想的相關研究。黃永裕（1980）以海明威視景中的人類為主題，探討《妾似朝陽又照君》、《戰地春夢》、《戰地鐘聲》和《老人與海》這四本小說主角的人生態度。該文先從無神論存在主義切入，介紹海明威作品內中的存在主義論點，接著分別討論四位主角

追尋生存意義的過程。黃認為這些小說表面看似殘暴無情，實則隱含了海明威對於人類命運的關切，海明威透過其主角為人生困境找到了出路，亦即以博愛消弭相互殘殺，是海明威對人類命運之最後肯定。

鄭永孝（1986）則是聚焦於《戰地鐘聲》大量的內心獨白之作用，鄭指出海明威後期作品中廣泛使用內心獨白，對於人物、主題與結構都有極大影響，《戰地鐘聲》便經由各主要人物的內心獨白，討論政治、戰爭、革命、愛情、責任、死亡等問題，尤其是主角羅伯特·約丹（Robert Jordan）內心的掙扎、對愛情的看法及對戰爭的態度，大都透過內心獨白毫無保留呈現出來。而獨白也有其結構上的功能，這些回憶和獨白篇幅大多很長，並且安排在適當段落，對這個充斥著戰事和死亡的故事產生平衡作用，內心獨白也賦予該作品更豐富的情節，也讓人物多面性更為清晰。

艾力克斯·弗朗（Alex Vernon）認為海明威的戰場經驗對於其性別觀有重大影響，因此探討其現實生活以及作品中的戰爭或對性別的態度時，必須兩者一併考量，因為即便在非關戰爭的作品中，戰爭的影子透過性別的文本表現（textual performances of gender）仍依稀可見。艾力克斯·弗朗論文便是在討論《戰地春夢》、《麥坎伯短暫而幸福的一生》（The Short Happy Life of Francis Macomber）等四部作品中戰爭與性別密不可分的關聯。

studies of either war or gender in his life and work ought to consider the other

蘇順強（2006）則是探討海明威筆下被學界稱為「準則英雄」或「硬漢子」人物，分析其果敢無畏的性格與堅強不屈的精神其實是一種悲觀的世界觀以及一種審美的生存信念，蘇氏認為海明威的《戰地春夢》、《太陽照樣升起》（*The Sun Also Rises*）²、《戰地鐘聲》、《老人與海》這四大長篇小說堪稱「準則英雄」的人

² 該作品其他譯名還包括《妾似朝陽又照君》、《旭日東昇》、《太陽依舊上昇》、《日出》等。

生四部曲，四部小說中主人公的人生經歷及價值追求清楚展示了「準則英雄」成長的各個階段，從而體現了上述的世界觀及生存信念。

有感於戰爭殘酷摧毀生命與家園，蘇郁茹（2009）選擇以海明威《戰地鐘聲》及《戰地春夢》這兩本精采反戰小說作為研究核心，探討這兩部原作的寫作技巧和書中體現的反戰意識。除了以反戰思維作為研究主軸外，蘇也探究了小說中男女的情愛觀。根據其研究目的，主要探討層面有三，首先是深入了解兩部小說中男女主角人物個性、人物塑造及對話所代表之涵義，再者是兩本小說中環境的塑造與建立、情節結構的安排陳述，最後則是探討如何融入反戰的思想及其對大眾的影響，以其作為現今社會亂象的借鏡。

鄭章（2010）則是以海明威另一作品《旭日東昇》為研究文本，一次大戰中海明威目睹戰爭心理深受創傷與失望，透過該作品描寫失落一代的眾生相，鄭氏即試圖探討海明威在這本小說中傳達的虛無主義思想。

從以上相關研究不難發現，觸及《戰地春夢》與《戰地鐘聲》的研究多以文學分析角度切入，探討的文本也都以探討原文為主，可見目前著墨於兩部作品中文翻譯品質的研究數量稀少，李惠珍研究又是以譯本流傳情況為主軸，其作品涵蓋範圍雖然全面，但是針對譯本品質討論相當有限，主要在釐清譯本的新舊真偽，並未針對《戰地春夢》及《戰地鐘聲》譯文有深入的探討。

第三節 論文架構

《戰地春夢》及《戰地鐘聲》都是緊扣著反戰主題發展的浪漫小說，以淒美的愛情悲劇控訴戰爭的無情殘害，譯者是否如實傳達反戰主題是衡量譯者的一項指標，因此譯文品質探討例證將以帶有反戰色彩的句子為主。

本論文首先說明研究動機與目標，並概述相關研究及評論譯文基礎的相關翻譯理論。第二章主要針對作家海明威生平及重要作品進行概述，並從海明威的人生經驗導入海明威作品呈現的反戰意識，再由反戰意識延伸至《戰地春夢》及《戰地鐘聲》兩部重要反戰小說的情節介紹。

第三章及第四章為本論文的主體，筆者首先扼要追溯解嚴前《戰地春夢》及《戰地鐘聲》兩部小說各種譯本的譯者背景，試圖推導譯者時代背景與翻譯策略及品質之間存在的關聯，並且簡述各譯本譯文品質，接著進入兩部小說的反戰主題，透過列舉相關實例，並以林語堂、葉子南、劉宓慶等學者提出之翻譯相關理論為基礎比較各譯本良窳利弊。最後進行總結歸納，並建議未來相關研究方向。

第二章 海明威與其作品

本章主要首先簡介海明威生平及出版作品，並且針對其中長篇單行本小說作品中譯本解嚴前在台流通情形進行概述，並且分析海明威的反戰思想，最後則針簡述《戰地春夢》及《戰地鐘聲》這兩部重要反戰小說的故事情節。

第一節 海明威生平及作品中譯概況

（一）海明威生平介紹

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1899 年生於美國伊利諾州的橡園鎮(Oak Park)，父親是一名醫生，喜歡打獵、釣魚，海明威自幼便由父親傳授釣魚及射擊技巧。海明威從高中畢業，之後便離鄉到當時中西部第一大報《堪薩斯星報》(*Kansas City Star*)擔任見習記者工作，主跑社會新聞路線，穿梭來回於警車與救護車之間。時值美國已向德軍宣戰，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海明威本想投筆從戎，但因左眼造成視力不良，遭軍隊拒絕入伍，但他這並未改變他投身戰場的意念。1918 年他離開《堪薩斯星報》前往紐約加入紅十字會的救護單位，隨後海明威便乘船前往歐洲。

海明威在義大利前線的工作是擔任救護車駕駛，1918 年 7 月他不幸遭迫擊砲炸傷，雙腿遭砲彈碎片刺入。1919 年海明威退役回到美國，從作戰前線回歸平民生活的適應過程對海明威而言既艱困又漫長，雖然身體日漸復原，但精神及情緒已受到那段出生入死的戰爭經驗摧殘折磨，只能靠閱讀寫作及酒精來緩解時常找上門的失眠痛苦。海明威 1921 年 9 月與第一任妻子伊莉莎白·海德莉·李察遜(Elizabeth Hadley Richardson)完婚。2 個月後，海明威獲得《多倫多星報》駐歐洲特派記者職務，兩人啟程前往法國巴黎。1926 年 10 月出版長篇小說《太陽依舊升起》(*The Sun Also Rises*)讓海明威在文學界闖出名號，書中對於「失

落的一代」眾生態有精湛出色的描寫。1926 年 8 月海明威與妻子海德莉仝離，之後海明威與任職《時尚》雜誌的寶琳·菲佛（Pauline Pfeiffer）結婚。1928 年海明威偕菲佛離開巴黎，移居美國佛羅里達州的西礁島（Key West），同年底海明威的父親在家鄉橡樹鎮以長槍了結自己生命。海明威對父親自殺的懦弱表現感到不滿，並將父親的死歸咎於母親，傳記作家肯尼斯·林（Kenneth S. Lynn）曾寫道：「在海明威的一生中，他的母親一直都是在暗中主宰著他內心世界的凶惡女王。」（任曉晉，1997，頁 72）。

海明威在巴黎時已著手執筆《戰地春夢》，並於西礁島持續書寫，1929 年 9 月作品出版，故事內容是以前在一次世界大戰中的經驗為基礎寫成。1937 至 1938 年間，海明威重披戰地記者身份，前往西班牙採訪內戰，內戰期間他結識了《柯里爾》（*Collier's Weekly*）雜誌特派記者瑪莎·葛宏（Martha Gellhorn），並於 1940 年與葛宏結為連理，定居古巴哈瓦那。《戰地鐘聲》則於 1940 年 7 月問世，旋即造成轟動。

珍珠港事變後，美國加入二次世界大戰，1944 年海明威飛往倫敦並與《柯里爾》雜誌簽約擔任特派員，在倫敦期間，海明威結識了《時代》雜誌女記者瑪麗·威爾許（Mary Welsh）。聯軍戰勝後，1945 年 3 月海明威回到美國，並迎娶威爾許為第四任妻子。往後幾年他和威爾許居住在哈瓦那，並專心從事寫作，1952 年《老人與海》於 9 月號的《生活》雜誌（*Life*）刊載，佳評如潮，該書也先後獲得普立茲獎及諾貝爾文學獎青睞，只是 1954 年海明威獲得諾貝爾獎殊榮時，因健康已大不如前，無法親赴瑞典領獎。1960 年海明威偕妻子移居美國愛德荷州，此時他已精神恍惚身體羸弱，1961 年海明威最終選擇趁妻子仍在睡夢中時，以獵槍朝自己頭部擊發，了結生命。

（二）海明威作品與譯本

海明威已出版的單行本小說作品共有 11 部，茲依出版時間先後列出各作品名稱以及臺灣可見中譯名稱：

作品名稱	出版年	中譯名稱
The Torrents of Spring	1925	春潮
The Sun Also Rises	1926	旭日初升
		妾似朝陽又照君
		日出
		太陽依舊上昇
A Farewell to Arms ³	1929	戰地春夢
To Have and Have Not	1937	臺灣並未出版譯本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⁴	1940	戰地鐘聲
Across the River and Into the Trees	1950	渡河入林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1952	老人與海
		海上漁翁
Islands in the Stream	1970	灣流中的島嶼
		溪流灣中的島嶼
The Garden of Eden	1985	伊甸園
True At First Light ⁵	1999	臺灣並未出版譯本
Under Kilimanjaro	2005	臺灣並未出版譯本

此外海明威另著有《沒有女人的男人》(*Men Without Women*)、《勝利者一無所獲》(*Winner Take Nothing*)、《尼克的故事》(*The Nick Adams Stories*)、《我們的時代》(*In Our Time*)、《雪山盟》(*The Snows of Kilimanjaro*) 等 10 部短篇小說

³ 中國大陸亦翻作《永別了，武器》。

⁴ 中國大陸又翻為《喪終為誰而鳴》。

⁵ 中國大陸譯本名為《曙光示真》。

集面世。非小說類作品則有 9 種，以《流動的饗宴》(*A Moveable Feast*) 較為人熟知。

而臺灣在解嚴之前流通的海明威單行本小說中譯本共有 7 部，以下筆者針對這 7 部小說搜羅的譯本資料及內容比對結果進行概略敘述。⁶

1. *The Torrents of Spring* (1925)

解嚴前臺灣流傳譯本有兩種，出版年代相近，分別由蘇易民及陳雙鈞翻譯，後者整體翻譯品質較前者佳。

(1) 蘇易民《春潮》(1972 臺北：文友書局)

(2) 陳雙鈞《春潮》(1973 臺南：王家出版社)

2. *The Sun Also Rises* (1926)

解嚴前臺灣流傳譯本有兩種，兩者出版時間相當，譯者為泰來及彭思衍，彭版本翻譯策略異化取向明顯，並不易閱讀，但是抄襲翻印者反而較多。

(1) 泰來《日出》(1957 臺北：全民出版社)

1981 「黃夏」《妾似朝陽又照君》(譯者自行出版)

(2) 彭思衍《旭日初升》(1958 臺北：北星出版社)

1960 彭思衍《妾似朝陽又照君》(臺北：新陸出版社)

1971 彭思衍《日出》(臺北：哲志出版社)

1971 「林琳」《太陽依舊上昇》(臺北：黑馬出版社)

⁶ 原始譯本以底線加粗體字表示，盜印抄襲或者重新出版之譯本羅列於原始譯本下。

1972 「林琳」《日出》（臺北：林白出版社）

1975 彭思衍《日出》（臺南：新世紀出版社）

1980 「黃夏」《妾似朝陽又照君》（臺北：日昇出版社）

3. *A Farewell to Arms* (1929)

臺灣解嚴前可見譯本有三種，最早出現的是上海西風社出版的林疑今譯本，由北星出版社冠上假偽譯者姓名後上市，林疑今版本流暢易讀，也是被抄襲盜印次數最多的版本。再來是今日世界出版社的湯新楣譯本，最晚面世的則是遠景出版社推出的宋碧雲譯本。

(1) 林疑今《戰地春夢》(1940 上海：西風社)⁷

1958 「楊明」《戰地春夢》（臺北：北星出版社）

1959 「楊明」《戰地春夢》（臺北：新陸書局）

1967 未署名《戰地春夢》（臺南：大華）

1968 林疑今《戰地春夢》（臺南：啟仁書局）

1970 未署名《戰地春夢》（臺南：新世紀出版社）

1971 「嚴家廷」《戰地春夢》（臺北：易知圖書出版公司）

1971 「文仲」《戰地春夢》（臺北：清流出版社）

1971 未署名《戰地春夢》（臺北：哲志出版社）

⁷ 林疑今後來曾重譯該作品，書名並改成《永別了，武器》。

- 1971 未署名《戰地春夢》（臺北：雲海出版社）
- 1972 「紀德鈞」《戰地春夢》（臺南：綜合出版社）
- 1973 「許小美」《戰地春夢》（臺南：新世紀出版社）
- 1975 林疑今《戰地春夢》（臺北：廣城出版社）
- 1975 未署名《戰地春夢》（臺中：曾文出版社）
- 1979 「林以矜」《戰地春夢》（臺北：天華出版社）
- 1980 「林以矜」《戰地春夢》（臺北：喜美）
- 1981 未署名《戰地春夢》（臺北：五洲出版社）
- 1981 未署名《戰地春夢》（高雄：復文書局）
- 1982 未署名《戰地春夢》（臺北：名家）
- 1985 編輯部《戰地春夢》（臺南：嘉鴻）
- 1985 編輯部《戰地春夢》（臺南：文國出版社）
- 1987 編輯部《戰地春夢》（臺南：文國出版社）
- N.D.⁸ 「徐亮」《戰地春夢》（高雄：光明）

（2）湯新楣《戰地春夢》（1972 香港：今日世界）

- 1981 「陳煥來」《戰地春夢》（臺北：逸群圖書有限公司）

⁸ 初版年不詳，1980 年 7 月再版。

1981 「陳煥來」《戰地春夢》（高雄：逸群圖書有限公司）

1983 「陳少強」《戰地春夢》（臺北：久大）

（3）宋碧雲《戰地春夢》（1978 臺北：遠景）

1983 「李如伶」《戰地春夢》（臺北：文言）

1986 宋碧雲《戰地春夢》（臺北：書華出版事業公司）

4.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1940)

彭思衍版本直譯以及誤譯情況均嚴重，可看性不高，因此解除戒嚴令之前以遠景出版社的宋碧雲譯本相對質佳。

（1）彭思衍《戰地鐘聲》（1953 臺北：大中國圖書公司）

1981 「林正義」《戰地鐘聲》（臺北：逸群圖書有限公司）

1987 編譯部《戰地鐘聲》（臺南：文國書局）

（2）宋碧雲《戰地鐘聲》（1979 臺北：遠景出版社）

1986 宋碧雲《戰地鐘聲》（臺北：書華出版事業公司）

5. *The Old Man and the Sea* (1952)

解嚴之前譯本共計七種，其中又以張愛玲的版本最受出版社青睞，即便過於直譯導致譯文可讀性不佳，出版公司仍以假冒的譯者姓名或者不署名譯者方式大量盜印抄襲，早先一步出現且譯文品質頗具水準的辛原《海上漁翁》反而乏人問津。由於原作知名度高，因此部分譯本亦採中英雙語對照方式供參照賞析。另外海觀譯本則是源自於中國大陸。整體而言，七種譯本中以辛原、余光中、羅珞珈的譯

本品質較為突出。

(1) 辛原《海上漁翁》(1953 高雄：拾穗出版社)

(2) 張愛玲《老人與海》(1955 香港：中一出版社)

1956 「凌雲」《老人與海》(臺北：旋風出版社)

1957 「凌雲」《老人與海》(臺北：臺北書局)

1958 「陳中平」《老人與海》(臺南：大夏出版社)

1959 「凌雲」《老人與海》(臺南：經緯書局)

1961 「呂津惠」《老人與海》(高雄：大眾書局)

1962 未署名《老人與海》(臺南：大東出版社)

1968 「萬因愷」《老人與海》(臺北：文友書局)

1970 「萬因愷」《老人與海》(臺北：臺北出版社)

1970 未署名《老人與海》(臺中：一善出版社)

1972 「蔡美美」《老人與海》(桃園：雷鳴書局)

1972 「蔣伯川」《老人與海》(臺北：國際文化事業公司)

1973 「施品山」《老人與海》(臺南：北一出版社)

1973 「尚適」《老人與海》(臺中：義士書局)

1974 未署名《老人與海》(臺中：青山出版社)

1975 未署名《老人與海》（臺中：普天出版社）

1975 未署名《老人與海》（臺北：正文書局）

1978 「張太希」《老人與海》（臺北：正文書局）

1978 未署名《老人與海》（臺南：莊家出版社）

1979 未署名《老人與海》（臺南：利大出版社）

1979 未署名《老人與海》（臺北：偉文圖書公司）

1980 未署名《老人與海》（臺北：喜美出版社）

1981 「周庭立」《老人與海》（臺北：輔心書局）

1986 未署名《老人與海》（臺北：自華書店）

1987 未署名《老人與海》（臺北：彩虹出版社）

N.D.⁹ 未署名《老人與海》（臺南：標準書局）

N.D. 「凌雲」《老人與海》（臺北：文光圖書公司）

（3）海觀《老人與海》（1956 江蘇：譯林出版社）

1969 未署名《老人與海》（臺南：復漢出版社）

1987 未署名《老人與海》（臺南：大夏出版社）

（4）余光中《老人與大海》（1958 臺北：重光文藝出版社）

⁹ 初版年不詳，1967 再版。

1982 余光中《老人與海》（臺北：名家出版社）

（5）宋碧雲《老人與海》（1978 臺北：遠景出版社）

1981 宋碧雲《老人與海》（臺北：書華出版事業公司）

1985 未署名《老人與海》（臺中：曾文出版社）

1987 未署名《老人與海》（臺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

（6）羅珞珈《老人與海》（1980 臺北：志文出版社）

（7）未署名《老人與海》（1985 臺北：敦煌書局）

6. *Islands in the Stream* (1970)

解嚴前可發現的譯本有二，譯者分別為何欣、海峨，兩譯本同於 1971 年問世。何欣譯本附有譯者序，但內容主要係簡述海明威作品史與《灣流中的島嶼》情節概要，並未針對其翻譯過程與策略有任何著墨。何譯本採取歸化策略，視情況會對於原文語意增刪微調，譯文流暢易讀，而海峨譯本相對較偏向直譯。

（1）何欣《灣流中的島嶼》（1971 臺北：七十年代出版公司）

（2）海峨《溪流灣中的島嶼》（1971 臺北：清流出版社）

7. *The Garden of Eden* (1985)

解嚴之前台灣流傳譯本計有兩種，出版時間約莫相當。劉譯本用詞偏雅，意象鮮活，可見其文筆造詣佳，但也不免給人譯者意在雕章琢句的感受，瑰麗的文字難免與海明威的簡潔文風顯得格格不入，另外譯文過度自由奔放，不少句子已超越合理範圍。而莫、景合譯本在文字運用上較為中規中矩，用字淺顯直白，語序也

較依從原文，也不會妄加字詞，翻譯痕跡較明顯。

(1) 劉蘋華《伊甸園》(1986 臺北：希代書版有限公司)

(2) 莫昭平、景翔《伊甸園》(1986 臺北：時報出版公司)

由以上譯本資料可以發現，解嚴以前臺灣針對海明威中長篇小說的譯本出版集中於《戰地春夢》與《老人與海》兩部作品，當中又以林疑今譯《戰地春夢》及張愛玲譯《老人與海》最受出版社歡迎，屢屢不斷盜印重新包裝出版。

第二節 海明威的反戰思想

海明威曾在一次大戰中擔任救護隊駕駛時遭迫擊砲碎片炸成重傷，不僅身體受創，戰爭帶來的精神創傷，往後更不斷潛伏在海明威記憶中，影響他的情緒，傳記作家史考特·唐納遜（Scott Donaldson）便寫道：「這次的傷痕，可能是了解他作品最重要的一把鑰匙，……」。此後他對於戰爭也有了一種健康的覺醒和幻滅的看法，尤其是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徐蘋，1978，頁 66）。海明威亦曾在西班牙內戰與二次大戰戰地出生入死擔任採訪記者，因此戰爭受害者的心情加上對戰地無情殺戮的第一手所見所聞，造就了他的部分作品帶有濃烈反戰意識，《戰地春夢》以及《戰地鐘聲》便是其中例子，兩部作品主要架構均是建立在戰爭摧毀愛情的基礎上，臺灣有詩人直接稱《戰地春夢》「是一部厭戰的 25 萬字長篇愛情小說，……戰火下生靈意志的無奈。」（莫渝，2007，頁 293）。

有學者亦指出海明威的世界觀是一種受到和平反戰主義與人道關懷主義形塑的世界觀（Zhang Yidong，1987），雖然海明威作品中讀來給人一種悲觀宿命論的感受，但是故事主人翁總是不懈地往正義崇高的目標奮進，這種理想尤其常透過意識流及內心獨白的方式在作品中呈現出來。

《戰地春夢》第九章有一段描述奧軍迫擊炮打來的情景，朱炎（1998）認為這場血的洗禮，讓海明威小說中的主角深切領悟了戰爭的愚蠢與炮火的無情，情景為當時正在開飯的小說主人翁菲德利哥·亨利（Frederic Henry）中尉和他的義大利士兵遭炸得血肉橫飛，一片淒慘：「我的一雙腿頓感一陣暖濕而我的鞋裡也是那麼濕暖。我知道自己已經掛彩就過去把手放在膝蓋上。而膝蓋早已不知去向。」而躺在傷兵車下舖的他，感覺到上層有東西滴滴嗒嗒，原來是躺在上面擔架的傷兵血流不止：「在黑暗裡我看不出血是由頂上帆布的那個地方淌下來的。我試著往邊上挪動以免它正好朝著我滴下來。它流到我襯衣底下的地方，熱熱黏黏的。」（1998，頁 85）。而當亨利中尉感覺上舖地下來的血由溫而涼，由涼轉冰時，他知道那個人已經死去。朱炎指出，海明威故作冷靜或方式描寫死傷軍人的作法，會讓讀者強烈感海明威意欲突顯戰爭殘酷及愚蠢的意圖，例如在短篇故事〈你永遠不會那樣〉（*A Way You'll Never Be*）當中，尼可·亞當斯（Nick Adams）騎著腳踏車經過方才廝殺後的戰場，死者屍體旁散落無數家書以及女孩子照片，草地上橫屍遍野，屍體口袋也被翻開，「灼熱的天氣，無視他們的國別，把他們一起曬的發脹。」（1998，頁 86）。

而其實類似例子在《戰地春夢》第一章也可見到：「初冬下起連綿不絕的陰雨，霍亂更接着陰雨而來。不過災情總算控制了，結果軍中只死了七千人。」（宋碧雲，1978，頁 2）。可以顯見在戰爭中，人命的犧牲既毫無價值也毫無道理，這種反諷冷淡的描繪，更令讀者不寒而慄。這種反諷不僅出現在描述戰爭亡者方面，海明威也在作品中質疑戰爭的根本目的，如《戰地春夢》第十二章中一段話：「他們問我覺得威爾遜總統會不會對奧國宣戰，我說只是時間的問題。我不知道我們反對奧國哪一點，不過既然對德國宣戰，也該對奧國宣戰，這似乎天經地義嘛。」（宋碧雲，1978，頁 83）。

1935 年 9 月份《君子》（*Esquire*）雜誌曾刊登海明威撰寫的一篇名為 *Notes on the Next War: A Serious Topical Letter* 的文章，並由海明威孫子尚恩·海明威（Sean

Hemingway) 編輯收錄至《海明威看戰爭》(Hemingway on War) 一書中，這本書完整記錄了海明威對於人類戰爭最沈痛的省思。海明威在文章中寫道有一段話生動扼要說明了海明威對於戰爭抱持的態度：「以前的人寫道，為國犧牲是美好有價值的事，但是在現代的戰爭中，你的陣亡既不美好，也毫無價值，你會像條狗一樣死去，莫名所以。」¹⁰ (Hemingway, S., 2012, p.304)

第三節 《戰地春夢》與《戰地鐘聲》作品簡介

(一) 戰地春夢

《戰地春夢》可說是一部半自傳體小說，故事情節基礎正是海明威參與一次世界大戰中的經驗。小說的主人翁為菲德利哥·亨利中尉，他是一位美籍青年，在一次大戰中的義大利軍隊負責救護車隊工作，小說一開始描述戰事隨著冬季來臨而趨於緩和，亨利撥空遊歷義大利各地。隔年春天旅行歸來後，亨利陪同室友雷納迪 (Rinadi) 中尉前往駐紮地附近醫院，因雷納迪中尉迷戀醫院的英國女護士凱瑟琳·巴克萊 (Catherine Barkley)，但兩人並未擦出火花，反而是亨利與凱瑟琳彼此日益產生了情愫。

隨著戰事再度升溫，亨利被派至前線載運傷兵，但不幸遭迫戰壕擊炮嚴重炸傷雙腿，被送往米蘭的美軍醫院療養，有醫生建議他休養半年後再動膝蓋手術較為安全，但是他亟欲重反前線，不堪忍受冗長恢復期，於是找來另一位願意即刻幫他動刀的醫生進行開刀。於此同時，凱瑟琳也調派至米蘭，亨利便在凱瑟琳悉心照料下靜養復健，並多次利用凱瑟琳值夜班時與她溫存，兩人戀情因這段時間相處及出遊而迅速加溫。

¹⁰ 筆者自行翻譯。

時序進入夏季尾聲，亨利收到軍方的信件，希望他復健療程結束後，再多休養三個禮拜後返回救護崗位。亨利告訴凱薩琳自己將返回前線，而她也向亨利說出自己懷有身孕的消息。在但亨利卻在此時罹患了黃疸症，而向來與亨利不對盤的醫院護理長范·坎本（Van Campen）女士發現亨利衣櫥裡的一些白蘭地空酒瓶，便斷定他是為了逃避前線任務，所以想要靠酗酒引發酒精中毒黃疸病。護理長向醫生報告，亨利的三週休養假因此被取消，必須儘速重返戰線。返回戰線前當夜，亨利與凱瑟琳在飯店客房渡過美好夜晚，互享許諾對彼此的愛將堅定不渝，也描繪對未來的憧憬，就在車站互相道別後，亨利搭上了前往線的火車，而凱瑟琳則乘馬車返回醫院。

亨利回到了前線後，得知義軍夏天的戰情淒慘，不斷失守敗退。返回前線隔天，上級指示亨利必須負責接管班西薩（Bainsizza）山區的幾輛救護車，班西薩戰事艱困不利，在不斷的大雨及屈居劣勢下，不久便宣告撤退，德軍與奧軍已從北側攻破防線。亨利於是便負責將救護車連同醫護器材一起先撤往至烏蒂娜（Udine），然而撤退倉促，動線缺乏規劃，導致農用車及軍隊車輛全都堵塞一起，動彈不得情況下，亨利於是決定放棄從主要道路撤退，改走其他路徑，遠處更不時傳來奧軍轟炸聲。

救護車隊從另外道路撤退，但在離烏蒂娜約十公里處，車輪卻深陷泥濘不堪的道路中，當眾人想辦法讓車子脫身時，搭便車的兩名機械士官聽見遠處炸彈爆炸聲，唯恐性命不保，拔腿狂奔，亨利命令兩位士官不得逃跑，必須幫忙車子脫困，但兩位士官認為亨利並非其指揮軍官，不理會其命令，仍然開溜，亨利於是向兩個人開槍，一位遭到格斃，另一位則逃逸無蹤。眼見用盡各種方式接徒勞無功，亨利決定放棄救援這輛陷入泥淖的救護車，但車隊啟程不久，穿越軟爛田地時，最後兩輛車的輪胎也都陷入爛泥巴中，一千人只好徒步繼續前進。

正當亨利與三位救護車司機一行人徒步準備過橋時，發現德軍參謀車蹤跡，

連忙找堤防掩蔽，然後沿著堤岸繼續前進，此時突然響起槍聲，其中一位司機不幸中彈身亡，然而開槍的不是德軍，而是猶如驚弓之鳥的義大利軍人將亨利一型人誤認為敵軍。亨利和另外兩位司機最後找到一間田野空農舍停留過夜，但其中一位司機最後也因害怕喪命，選擇投奔敵營當降俘，只剩亨利和另一名救護車司機皮亞尼（Piani）。

最後亨利和皮亞尼與撤軍遷徙主動線會合，一樣擠滿了車輛與軍隊，接著一兩名軍事警察盯上亨利，並抓住他的衣領並扣留他，因為他們懷疑他是身穿義大利軍服的德軍，亨利眼見前面同樣被逮的幾名義大利軍官，因為撤軍沒與自己所屬軍隊一同行動而遭訊問，並當場被以棄軍私逃為由槍斃，他自覺大勢不妙，便拔腿脫逃，背後傳來槍林彈雨，他直奔河流跳入溪水中，潛入溪流載浮載沉一段時間後，他抓了根浮木隨之漂流，安全抵達岸邊。他接著跳上一節火車，躲在覆蓋軍火的帆布下，回想著戰爭中的毀滅與荒謬，他瞭解到自己的戰事責任已了，一心只想回到凱瑟琳身邊。

亨利在米蘭跳下了火車，前往當初在米蘭醫院療傷時認識的門房家中，門房告訴他凱瑟琳人已經離開米蘭到史特莉莎（Stresa），於是他便買了火車票動身前往史特莉莎，入住當地一家豪華旅館，並且向酒保打聽到了凱瑟琳的消息，她目前住在車站附近另一家旅館，亨利來到了酒保提及的旅館，兩人再度重逢，並且共度幾天快樂時光，由於深怕亨利行蹤被掌握而遭逮捕，兩人幾乎待在旅館足不出戶，同時思索未來該前往何處安身落腳。

就在一天晚上，旅館酒保來到亨利的客房，向他通報他已被掌握，義軍翌日計畫逮捕他的消息，亨利與凱瑟琳於是趕緊打包行囊細軟，暗夜中划著酒保出借給他們一艘船，朝瑞士方向邁進。兩人最終在黎明前踏上了瑞士國土，在義瑞邊境的關稅城鎮上了岸，雖然緝私士兵最後仍逮到他們，但兩人持有美國與英國護照，僅被送到洛卡諾當局（Locarno）辦理後續簽證事宜。兩人在瑞士度過平靜

安樂的冬季，為了方便準備凱瑟琳生產，春季兩人決定搬往洛桑（Lausanne），好離醫院更近。幾週後的一個早晨，凱瑟琳出現了分娩陣痛，送到醫院後，她出現了難產的情況，兩人決定聽從醫生建議，進行剖腹生產，然而胎兒因為臍帶勒住脖子而沒能保住，凱瑟琳當晚也因為出血不止而不幸去世，失去一切的亨利，望著失去氣息的凱瑟琳告別後，獨自一人淋著雨走回了旅館。

（二）戰地鐘聲

《戰地鐘聲》的故事背景是設定在 1937 年的西班牙，當時西班牙內戰戰火正熾。小說的主人翁為在美國大學中教授西班牙文的羅伯特·約丹（Robert Jordan），他自願離開美國加入西班牙內戰共和軍陣營，並被上級高茲將軍（General Golz）賦予埋設炸彈炸毀敵軍駐守橋樑的任務，以摧毀敵軍馳援路徑，配合共和軍的進攻行動。整篇小說就是聚焦在炸橋任務前置作業與執行的三天過程，也是主角羅伯特·約丹生命最後三天多的歷程紀實。

要成功完成這次炸橋任務，羅伯特·約丹無法單打獨鬥，必須與西班牙山區游擊隊協調合作，因此小說一開始，他就在游擊隊成員安瑟莫（Anselmo）嚮導下，深入敵後山區勘查了解地形並拜會山區游擊隊首領帕布羅（Pablo）。然而兩人第一天見面顯然就不是很對盤，帕布羅並沒有對羅伯特·約丹釋出善意，他對炸橋任務持反對態度，因為他比較關注游擊隊自我利益，深信參與炸橋任務將危及游擊隊安全，他們將被內戰國民軍法西斯主義者清剿而被迫逃離家園，羅伯特·約丹也看出帕布羅的顧慮，擔心他恐怕會從中作梗。

在游擊隊的棲身的山區洞窟中，羅伯特·約丹見到了帕布羅的女人碧拉（Pilar）和其他游擊隊員，包括拉費爾（Rafael）、奧古斯丁（Agustín）和普利米蒂弗（Primitivo）、安德斯（Andrés）等人。碧拉是一位身型寬壯的吉普賽女人，個性較強勢武斷，可說是游擊隊的實質領袖，即便是帕布羅對她也都敬畏三

分。由於碧拉強烈擁護共和軍政府，認為游擊隊必須支援這次任務，因此羅伯特·約丹和碧拉兩人聊來和諧融洽，其他游擊隊員也較傾向碧拉的立場。另外，游擊隊陣營中還收留了一名年輕女子瑪麗亞（Maria），她曾遭法西斯陣營俘虜強暴，最後是游擊隊將她解救出來，羅伯特·約丹和瑪麗亞兩人見面後便對彼此互有好感。第一天晚上，羅伯特·約丹獨自在游擊隊洞窟外因陋就簡鋪睡毯就寢，瑪麗亞悄悄來到睡毯旁，兩人當晚便一起共眠。

第二天羅伯特·約丹醒來便聽見敵軍法西斯陣營的軍機在天空轟轟作響，他內心充滿了不祥之感，敵機出現意味他們將發動攻擊，或者已聽聞國民軍將啟動攻勢的風聲，因此開始調動部署。當天羅伯特·約丹、碧拉和瑪麗亞三人啟程前往拜會和帕布羅游擊隊關係友好的另一支游擊隊，他們抵達以艾爾·薩多（El Sordo）為首的游擊隊陣地請託援助，首領艾爾·薩多並同意轄下游擊隊將參與協助這次任務。然而炸完橋後用以撤離人員的馬匹數量不足，艾爾·薩多允諾當晚將會偷幾匹馬湊合。當晚天空開始下雪，三人回到游擊隊洞窟後，帕布羅已喝得醉醺醺，見到羅伯特·約丹便開差辱嘲弄他，兩人衝突預演越烈，羅伯特·約丹打算藉機除掉他這個芒刺，但帕布羅選擇籌衝突中抽身，獨自離開幾分鐘，回來後他告訴眾人他已改變心意，願意投身這次炸橋行動。稍晚外頭雪停了，但是這對於艾爾·薩多游擊隊偷馬匹的行動卻是一件壞消息，因為這意味著偷馬者足跡將會清晰可見，並一路延伸至艾爾·薩多游擊隊的藏身之處，可能招來敵軍。這一晚，羅伯特·約丹和瑪麗亞又再次共度春宵。

第三天一早，羅伯特·約丹醒來便見到國民軍騎兵的蹤影，他將這名侵入的騎兵擊斃，也驚動了整個游擊隊，他們提高警戒，架好槍枝準備將攻擊朝洞窟而來的國民軍士兵，佛朗哥的國民軍確實出現，只是他們沒有朝著帕布羅的游擊隊而來，而是朝艾爾·薩多的游擊隊陣營方向而去，之後遠方傳來攻擊聲與飛機轟炸，艾爾·薩多及其黨羽全軍覆沒，法西斯陣營的軍官並下令割下這些游擊隊員頭顱。當天見到法西斯陣營的頻繁部署移動後，羅伯特·約丹清楚了解到國民軍

對於共和軍的準備採取的突擊行動是有備而來，因此他決定派遣安德斯將消息稟報給共和軍的高茲將軍知悉，希望他能考慮取消攻擊。

隔天凌晨兩點，炸橋任務已是迫在眉睫，碧拉叫醒羅伯特·約丹並告知他一項壞消息，帕布羅偷走炸橋用的部分炸藥並且逃跑了，但羅伯特·約丹決定仍按原定計畫已剩下的火藥執行炸橋任務，他並搖醒瑪麗亞，兩人最後一次翻雲覆雨後，炸橋任務將在破曉前展開。出人意表的是帕布羅在最後一刻再次回心轉意，並且從鄰近地區多找來了幾位游擊隊員和馬匹助陣。接著場景轉移至安德斯，他徹夜兼程趕路希望將羅伯特·約丹撰擬的書函交給高茲將軍，在這分秒必爭的緊急時刻，幾位擺官威耍官僚的軍官卻百般阻撓刁難，時間嚴重耽擱，雖然信件最後是送到了高茲將軍手中，但已為時已晚，攻擊行動已經展開，無法收回成命，炸橋行動勢已不得不發。

黎明破曉一到，聽到共和軍飛機開始展開攻擊的砲彈聲，羅伯特·約丹和安瑟莫來到目標橋梁，他們射殺橋上的駐守士兵，並開始鋪埋炸藥。碧拉和其他游擊隊員也加入戰局，只是一些游擊隊員已喪生或身受重傷，當炸藥引爆的一刻，安瑟莫也遭崩落的石塊壓死，就在大家兵荒馬亂撤退之際，敵軍坦克砲彈擊襲來，

羅伯特·約丹重摔下馬，左腿不幸遭馬壓斷，只能躺臥在地上，他深知自己在劫難逃，由於不想拖累大家，他選擇留在原地，簡短和瑪麗亞感傷道別後，碧拉和帕布羅最終帶著瑪麗亞騎馬撤離，獨留負傷的羅伯特·約丹躺在戰場上，他準備進行最後一搏，為同伴爭取更多逃命時間，並等待無可逃避的命運到來。

第三章 《戰地春夢》譯介情形與翻譯評析

本章首先初探解嚴前臺灣三種《戰地春夢》譯本的譯者背景及翻譯品質，接著並聚焦該作品的反戰主題，以小說中具代表性的反戰論述為例證，比較三位譯者在反戰主題的突顯上是否確實傳遞原作旨意，最後並從整體翻譯品質及反戰主題處理上總結三種譯本的優劣。

第一節 各譯本出版概況

解嚴前臺灣《戰地春夢》最重要代表性主流譯本，非林疑今版本莫屬；該譯本就出版與假藉新譯者之名翻印抄襲次數而言，均遠超過湯新楣以及宋碧雲版本，惟臺灣目前並無法找到 1940 年上海西風社出版的《戰地春夢》原版，僅有後來的盜印版可考，根據香港翻譯批評家林以亮（1970）的考據，臺灣新陸出版社出版的楊明譯本《戰地春夢》係與林疑今譯本屬同一譯本當無庸置疑。

李惠珍（1995）曾在其碩士論文指出，五 0 年代市面上流通的 44 種美國小說中譯本有將近半數都是 1949 年後隨龐大移民潮進入臺灣的中國大陸舊譯本，而五 0 年代初期臺灣面臨通貨膨脹，政經情勢風雨飄搖，物力維艱的經濟景況下，出版社少之又少，因此承襲 1949 年以前在大陸已受歡迎的舊譯本成了臺灣翻譯出版的大宗，而之所以冠上假名取代原譯者姓名，其實也是當時政治氛圍與禁書政策下的產物。1949 國民政府撤遷來臺後，為了防堵共產主義思想滲透傳播，訂定了一系列出版品的審核查禁法源，而蔡盛琦（2010，頁 103-104）針對 1950 年代圖書查禁情形之研究亦指出，當時對於著者、譯者、書名的刪改的作法，源自於 1959 年內政部一紙對於大陸書刊的審查有新的補充說明，「圖書審查標準」¹¹中規定有關審核圖書標準有三項，第二項如下：「附匪及陷匪分子在所在地淪陷以前出版之作品與翻譯，經過審查內容無問題，且有參考價值者，可將

¹¹ 內政部 48.9.11 臺（48）內警字第 16428 號致臺灣省新聞處代電的補充說明。

作者姓名略去或重行改裝。」，蔡認為這種規定使得不少書籍成了歷史（或政治）所默許的合法「盜版」，這法源背景都能一窺為何五 0 年代後至解嚴以前，臺灣不少出版社如欲出版 1949 年以前在大陸已受歡迎的舊譯本，必須將原譯者名字乃至書名改頭換面，因為就如林海音所言：「某些舊作品如果改名換姓，或者剽竊歸私則可；亮出姓名或提及原作者的介紹反而諸多不便。」（林海音，1968，頁 6）。

無論是抄印舊譯本或者是重新翻譯，譯本依附電影帶來的廣告效應趁勢上市的情形頗為明顯，海明威作品中譯和好萊塢改編其電影搬上大銀幕便有著密切關聯，海明威有高達十部之多的小說拍成電影，這些作品走紅於好萊塢，在票房和口碑皆表現亮眼，對於海明威作品中譯本的推出有推波助瀾的作用，以《戰地春夢》而言，1957 年底二度被改編拍攝成電影，隔年台灣即出現出版社抄印上海西風社出版的林疑今譯本，並依循當時政治環境冠上假偽譯者姓名上市。

（一）林疑今譯本

林疑今（1913–1992）為著名翻譯家及作家，曾負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所攻讀英美文學，歸國任教於交通大學、滬江大學、復旦大學，廈門大學。林出生於上海，福建龍西平和人，其父親林玉霖亦曾任教於廈門大學外文系，而其五叔為學貫中西的文學大師林語堂。林疑今 1932 年進入上海聖約翰大學就讀便開始譯介美國現代文學，《戰地春夢》便是其一，林便是第一位以《戰地春夢》作為該書中文譯名的譯者，而該譯本亦是解嚴前臺灣流傳最為廣泛的版本。林在譯序中寫道「近十年課餘飯後，讀了不少歐戰小說，並且曾親自翻譯德人作品三部，匈牙利人所著長篇一部，印象最深，歷久不忘，首推美國新作家漢明威的戰地春夢」。¹²林譯《戰地春夢》是意譯取向為主，站在讀者閱讀經驗著想，語言通順

¹² 見於上海西風社 1940 出版之林疑今譯《戰地春夢》譯者序，亦見於臺灣北星出版社 1958 年出版署名「楊明」翻譯之盜印本《戰地春夢》譯者序。

可讀，如以下段落示例：

“The vineyards were thin and bare-branched too and all the country wet and brown and dead with the autumn. There were mists over the river and clouds on the mountain and the trucks splashed mud on the road and the troops were muddy and wet in their capes; ...” (Hemingway, E., 1999a, p.4)

林譯版本：

「葡萄園也是空幹殘枝，觸目秋氣沉沉，樣樣東西都是濕的，都是褐色的。河上罩霧，山上堆雲，車子一在路上走過，泥水四濺，兵士很髒，他們的披肩又濕又滿是泥土。...」（楊明，1958，頁1）

從上段原文可以明顯看出海明威用詞簡明清楚，不見堆疊艱深費解的詞句，文字呈現出清晰畫面感，文學評論家福特·麥道斯·福特（Ford Madox Ford）曾比喻海明威作品文字就像是剛從小溪流中撿拾起來的鵝卵石，字句皆能打動讀者（MacShane, 1964），而林譯也貼近這種風格，掌握原文簡潔清暢原則，善用了中文四字結構讓語言簡潔可讀，在目標語中，讀者同樣可以察覺作者個人的鮮明風格或特色。林的文字的確和原文一樣都在讀者腦海勾勒出一幅栩栩如生的畫面，並且注重語言和意義上的順達。林翻譯時站在為讀者考慮的角度出發，依據語言差異酌情增刪語句或調動語序，不會死守原文直譯，較其他版本更能體現出海明威原文的易懂易讀風貌。林譯不僅在情境鋪陳上譯筆到位，在對白處理也可看出力求口語通俗：

“Priest not with girls,” went on the captain. “Priest never with girls,” he explained to me. He took my glass and filled it, looking at my eyes all the time, but not losing sight of the priest. (Hemingway, E., 1999a, p.7)

林譯版本：

「教士不跟娘兒們來往，」上尉繼續說，「教士從來沒跟娘兒們來往過，」
上尉這樣對我解釋，替我倒了一杯酒，他說話時眼睛只看著我，不過眼角總
是在留意那教士。（楊明，1958，頁3）

譯者有考量到說話者是軍人身分（聽話者亦是軍人），而且是在把酒言歡的場所，選用「娘兒們」這種具有鄙夷女性味道的口語用詞，最能完美詮釋沙場戰士或多或少只把女人視為宣洩性慾工具的心態，並且巧妙傳遞說話者意欲諷刺教士那種高高在上不食人間俗事的感覺，切中肯綮，可見譯者細心咀嚼文意把握住小說的心理氣質，而不會只停留在英文字面上打轉。整體來說，林譯善用中文四字結構，因此讀來簡潔有力，文字就像小溪鵝卵石一般打動讀者，林力圖將閱讀負擔降至最低，因此可讀性甚佳，對白文字亦口語通俗，選詞用字也會將文意脈絡與角色納入考量，整體譯文品質佳。

由於林疑今在大學時代便著手翻譯《戰地春夢》¹³，距離海明威 1953 年獲得普立茲獎及 1954 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仍遙，這讓林較能以通俗文學的角度欣賞原作，年輕的他得以將《戰地春夢》視為一部純粹的浪漫反戰故事，以較為自由方式詮釋，這種採取通俗易懂角度切入譯介海明威作品，正符合海明威一貫簡潔直接的文學風格，使得林譯本讀來頗具可看性，這或許能夠解釋為何林譯本流傳較為廣泛久遠，抄襲盜印者眾，而《戰地春夢》更奠定林疑今在文學翻譯史上的重要地位。

林語堂（2004）認為討論翻譯的標準涉及了三個層面，首先是譯者對於原文文字與內容上有透澈的瞭解，這是譯者對於原作者的責任，第二是譯者必須有能寫清順暢達中文的本領，這是譯者對漢語讀者的責任，第三則是對於翻譯的標

¹³ 林疑今於 1932 年進入上海聖約翰大學就讀。

準及技巧的問題有正確認知，這是譯者對藝術的責任。對於翻譯的實踐，林將譯者區分為字譯者及句譯者，字譯者採取以字解字以字譯字的策略，以為將這些零碎獨立的字義堆疊起來便可生得整句的意義，而句譯者則惟恐將個別文字看的太死板絕對，而是必須靈活看待字義，他們是「是認一句為結構有組織的東西，是有集中的句義為全句的命脈」(1993，頁 36)。是以林並不贊同逐字式對譯，他認為「若能字字相對固善，若此總意義在本國文不能用同樣之辭字表出」(1993，頁 37)，則應該犧牲原文的部份零字，而另求相當或者最近的表示方法，呆板拆字容易淪為咬文嚼字或斷章取義。林認為越常用越簡單的字越不適合逐字拆譯，因為拆開還是不能得全句之義，此原理於英文尤其顯著。海明威作品文字大都簡單淺白，按林語堂所述，自然更不適於個別文字的對譯，林認為字義固然是句義了解的根基，但是不能將字義視為死的或分立的，「須當做活的，有連貫的，不可強為分裂的東西」(1993，頁 39)，忠實原則的體現不在於字字對譯，林認為譯者對於原文有字字瞭解的責任，但並無字字譯出的責任，譯者忠實的對象並非原文的零字，而是語意，由此可見林大體上贊同意譯應為翻譯過程的主導原則，譯者應完全明白原文意涵「然後依譯者之筆力，儘量以本國語之語性，尋最相當之譯句表示出來」，據字直譯的後果就是「似中國話實非中國話，似通而不通，決不能達到通順結果」(1993，頁 43)，是以譯者在翻譯海明威作品時，必須體認到不可以字為本位，惟有如此方可能在譯文中保留暢通易解的風格，可讀性的高低本是攸關譯文成敗的關鍵指標，在譯介海明威作品時尤其更是如此。

(二) 湯新楣譯本

湯新楣(1923–1999)出生於北平，本名湯象，祖籍江蘇武進人，為著名翻譯大家，譯作數十部，主要以美國小說居多。湯出生書畫世家，父親湯定之為傑出畫家，高祖湯貽汾更是清朝名畫家。1995 年 3 月間李惠珍曾於臺北電訪問湯新楣(李惠珍，1995，頁 32-35)，據湯表示，1928 年國民政府北伐成功後，中

國的政治中心移轉至南京，不少原本家住南方的人也順勢向南遷，湯家人也在當時「回南」潮中遷回上海。回到上海之後，湯轉入租界小學就讀，由於在北平時從未接觸英語，租界小學的英語課頗令他頭疼，時常想逃學，透過懂英文的親戚幫忙補習與自己苦讀才慢慢步上軌道，中學六年期間，湯更閱讀了許多英文小說。1941 年湯進入上海頗負盛名的聖約翰大學研讀歷史，大學畢業前往重慶中央社擔任編譯，之後社方派遣，隨李宜培、刑光祖前往菲律賓創辦分社，但後來因父親病情嚴重返回中國，不久他便辭去中央社工作。值此同時，共產黨勢力快速向南擴張，湯認為自己出身教會學校，畢業後又於國民黨單位任職，未來勢必無法見容於共黨政權，於是 1949 年他決定前往香港。到香港後他為廣播電臺翻譯外電，也在香港大學語言中心教過中文，1971 年進入林太乙主持的中文版《讀者文摘》擔任編輯，直至 1984 年退休。雖然工作不斷更換，但是湯始終不變的身分就是香港美國新聞處（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¹⁴特約譯者。因著之前中央社同事引介，湯結識了美新處書刊編輯部（對外稱「今日世界出版社」）第一屆主任林以亮，從而開始為美新處翻譯書籍，這段合作關係一直持續到 80 年代初期今日世界出版社裁撤才告終。

湯譯《戰地春夢》正文之前有林以亮所撰之《介紹〈戰地春夢〉的新譯》一文，文中針對林疑今譯本多所批判，然其提出的缺失多屬刊印校對上疏漏或者少數翻譯腔或誤譯、措詞用字等問題，比如高度讚揚湯譯的「在雨裡走回旅館去」，而批判林譯的「冒雨走回旅館」犯了損害原作精神的過失，諸如此類的指摘不免令人有雞蛋裡挑骨頭之嘆，而列舉這些小問題驟下「由此可見林疑今的譯文非從頭到尾徹底加以核對改正不可」的結論，更是有失公允。整體而言，湯譯本可讀性雖不差，但偏向直譯策略，可讀性不如林譯本：

¹⁴ 美國新聞處隸屬於美國新聞總署（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在邦交國設有分處，從事新聞宣傳與推廣本國文化工作。冷戰開啟後，美國與中共不睦，臺北和香港兩地的美新處便負起引介美國文化給中文人口認識的任務，1978 年中美斷交後，臺北美國新聞處更名為美國文化中心。

“I came back the next afternoon from our first mountain post and stopped the car at the smistimento where the wounded and sick were sorted by their papers and the papers marked for the different hospitals. I had been driving and I sat in the car and the driver took the papers in. It was a hot day and the sky was very bright and blue and the road was white and dusty.” (Hemingway, E., 1999a, p.32)

湯譯版本：

第二天下午我從我們山下第一個據點回來把車子停在根據條子把病號與傷號分開並且分送到條子上所寫的各醫院去的分配站前，當時是我開車我沒下車祇叫司機把那些條子送進去。那天很熱，晴朗的天空一片蔚藍，那條道路白而多灰。（湯新楣，1972，頁 89）

由上例第一句譯文可見湯譯本陳述方式死守英文句構，導致句子前飾詞過長，句子冗長難讀，甚至標點符號和斷句式也都貌似原文。葉子南（2004）在探討翻譯理論及實踐的基本概念時指出，在語言形式非居中心因素的語篇中，譯文就應該側重偏向目標語特色，翻譯多數狀況下都是以讀者為中心，總體策略應偏向內容，儘量發揮譯入語優勢。雖然葉亦認為一旦作家的文體特色是透過語言形式來傳遞的話，則譯者必須在反應內容的同時顧及語言的形式，此時如果譯文以原著作者為中心，則較能反映出原文的行文特點，然而他也表示，文學作品中的部份意義是透過語言手段表達，或許該用直譯才能反映出語言形式所承載的意涵，但是英漢的語言差異甚大，學者彼得·紐馬克（Peter Newmark）所提倡的語義翻譯（semantic translation）在印歐語言間也許可以接受，但在英漢翻譯時漢語相對無法接受這類的表達方法，假如直譯法有違漢語行文習慣造成翻譯腔，譯者就應該採行意譯策略，葉認為形式的對應是機械的，表面上看和原文相同，但是因為語言系統的不同，相同的語言形式未必得到相同的效果，是以多數情況下，略偏意譯乃是正確的取向，照搬原文的譯法僅適於一些少數特殊語篇中酌情

使用。總言之，葉氏認為翻譯多數狀況下都是以讀者為中心，總體策略應偏向內容，儘量發揮中文的優勢，向譯入語靠攏，而不應該以犧牲漢語表達習慣為代價，葉認為，以讀者為中心的總原則在英漢翻譯實踐過程中尤為突出。

本例可見湯並未考慮添加字詞或調動語序讓句子讀來更為符合漢語表達習慣，然而癥結在於原文句子讀來流暢，但中文譯文複雜拗口，這正是葉子南所謂語義翻譯或許在印歐語言間也許可以行得通，但在語言差異甚大的英漢翻譯實踐中可能窒礙難行的原因。在該例中，直譯法已有違漢語行文方式而造成翻譯腔，譯者不應該直譯策略，湯新楣並未善盡林語堂所謂譯者對漢語讀者的責任，同一句林疑今版本便產生不同結果，讀來能一目瞭然：

第二天下午我從山上第一救護站回來，把車子停在傷兵分配處——傷兵姓名填上單子，單子上註明入某一醫院。那天我開車，開得累，叫車夫拿著單子進去填。那天天氣熱，天朗而藍，路則又白又滿是塵沙。（楊明，1958，頁26）

在林以亮眼中，湯譯「老老實實，規規矩矩地表達了原作」，然而這種老實規矩卻是犧牲了原文的直白簡潔為代價，這樣的句子或多或少已扭曲了原著的風格。林譯選擇站在讀者角度著想思考，通曉易懂的譯法不僅符合海明威文字特色，讀者亦能輕鬆明瞭，而湯譯則讀者相對必須在閱讀時多花心思與時間詮釋譯文，冗長費解的句子對讀者負擔重，也完全違背原作風格，這種過度僵硬的作法甚至會讓譯文顯的突兀：

“Later, below in the town, I watched the snow falling, looking out of the window of the bawdy house, the house for officers, where I sat with a friend and two glasses drinking a bottle of Asti, and, looking out at the snow falling slowly and heavily, we knew it was all over for that year.” (Hemingway, E., 1999a, p.6)

湯譯版本：

「後來我在山下鎮上看雪飛舞，是在妓院，軍官去的那個妓院裏看窗外雪景。我坐在那裡和一位朋友兩個玻璃酒杯在一起，在喝一瓶阿斯蒂酒。我們瞧著窗外雪慢慢地、沉凝地落下，心知這一年又完了。」（湯新楣，1972，頁 58）

讀者若讀到「我坐在那裡和一位朋友兩個玻璃酒杯在一起」，可能會有所遲疑，因為表達方式依循中文慣用語，這是過度直譯的結果。在林以亮以「咬緊牙，不肯多說一字」加以肯定的湯譯本中，譯者一切以原文為中心，未審慎斟酌英漢語言懸殊差異，因此有些語句令人覺得不知所云，這種遵循原文表象精確的直譯句子讀來不符目標語的敘述邏輯，已違反葉子南認為譯文應追求的基本原則。雖然湯譯品質不算差，但是在直譯為主導思想的翻譯原則下，句子較拖泥帶水，上面例子也出現句子的連結或者斷句也照原文走的情形，導致句子較難以消化，可讀性較林譯稍遜色，整體不若林譯本通曉易懂。

出版湯譯本的今日世界出版社是香港美新處的一個組成部門，譯介的領域甚廣，其中以文學占比最大，小說又是當中最重要部分，是當時美國小說譯介的重要推手，且所要邀集的譯者不少是名噪一時的文人名家或學者，譯酬豐厚，這當然與美國政府財力支持有相當關係，而這套叢書也成為華文世界讀者接觸美國文學及思想的重要渠道。

單德興（2009）曾撰文探討今日世界出版社，根據其研究指出，冷戰時代臺灣被納入美國圍堵政策的一環，在美國積極介入下，致力推展文化學術交流，翻譯作品與出版雜誌，並培養相關學者，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政府 1952 年於香港創立今日世界社和今日世界出版社，此二機構均隸屬美國新聞處，與美國冷戰的全球布局及外交政策緊密扣連，向中共以外的華文世界發文刊物書籍，提倡美國的政治思潮、社會制度及學術思想，而譯介文學藝術也成了一種更能與日常生活結合的潛移默化抗共方式，讓讀者在欣賞閱讀文學時能更加認識美國文化，進

而接納其意識形態，單指出今日世界出版社翻譯的作品與印行的書籍「為冷戰時代政治戒嚴、思想封閉、視野狹隘、創作貧乏的台灣知識界與文學界，引進了重要的源頭活水。」單研究指出，今日世界出版社職司翻譯與出版專書，目標讀者群設定為知識份子和一般青年學子，在翻譯方針探討上，單援引了安德烈·勒菲弗爾（André Lefevere）討論文學系統時提出兩種控制力量，其一是如譯者、批評家、教師之類的專業人士（professionals），另一則是贊助（patronage），贊助的來源可以是個人、宗教團體、政黨、出版社等。根據安德烈·勒菲弗爾理論，贊助者的控制具有三種要素，第一是對於形式主題的意識型態限制，再者是對於作家、譯者和改寫者提供經濟資助，第三則是對這些人賦予地位及肯定。單認為今日世界譯叢正體現了安德烈·勒菲弗爾的論點，因為今日世界出版社的成立及出版譯作正是為了冷戰時代的美國戰略及意識形態服務，其所提供優渥稿酬禮聘名家翻譯，除了對這批陣容堅強的作家、學者、譯者有錦上添花的效果外，另一層目的則在於發揮攏絡作用，目的在於借重這些頗具份量地位的文人為這套譯叢建立信譽品牌，同時等於延攬這批名家為美國文化思想代言背書，讓讀者對美國制度及思潮更心生嚮往，達到文化外交目的。單的研究旨在對今日世界文學譯叢進行宏觀論述，其研究發現今日世界出版社譯叢主要偏向歸化、自然化的翻譯觀¹⁵，但單亦點出資料不足的問題，因為當時譯者與編輯並未對他們的翻譯觀留下充分資料，而出版社美籍人士與華籍人士之間的互動與權力關係也未有足夠文獻可供研究。

單德興的研究係以綜覽全局進行觀察，並無意具體針對個別譯者或譯作進行探討，因此就以今日世界出版社的湯新楣《戰地春夢》譯本而言，翻譯策略就是異化色彩較濃，證諸湯新楣是今日世界出版社文學類譯叢中譯述作品數量最大的

¹⁵ 單德興曾電話訪談董橋，董提及自己今日世界出版社編輯時主要工作就是對照原文與譯文順稿，讓譯文看讀來像中文，同樣擔任過今日世界出版社編輯的古蒼梧亦表示，該出版社理念為譯文注重流暢，適合中文讀者，讀來沒有語法結構上的障礙，詳《翻譯與脈絡》第 137 頁。

譯者¹⁶，可見其偏向直譯的翻譯策略其實是受到出版社內部認可並且符合編輯方針，因此可見今日世界出版社背後贊助者的美國官方，不僅是以豐厚稿酬籠絡知名作家譯者為這套譯叢與美國意識型態站台，對於湯新楣這一位直譯色彩強烈的譯者，更是以源源不絕的委託翻譯案件予以酬賞，湯的直譯路線於是廣泛見於該系列作品中。此外，當時海明威已是普立茲獎及諾貝爾獎得主的身分，賦予其作品更多權威與經典地位，使得湯譯《戰地春夢》讀來給人譯文施展不開的感受，過度直譯的譯文讓目標語讀者難以捕捉到海明威作品文字的樸實簡單之美。

（三）宋碧雲譯本

宋碧雲（1946—）筆名鄭秋水，著名專業翻譯家，出生於臺灣桃園，畢業於臺灣大學外文系，是戰後臺灣本土第一代譯者，譯作豐富，曾為遠景出版社推出的「世界文學名著全集」與「諾貝爾文學獎全集」系列書籍翻譯過不少作品，重要代表譯著包含《一百年的孤寂》、《戰地春夢》、《浮華世界》、《蘇東坡傳》等，另外亦曾於中國時報擔任編輯工作。

宋譯《戰地春夢》尊重原著，但與湯新楣譯本一樣有存在過度直譯的問題，無法適時發揮譯者應有的彈性，部分句子略嫌過度緊跟原文，因此譯文讀來一樣給人較僵硬難解，無法一目了然，並未如實將原文的風格特色傳遞到目標語讀者眼中：

I had wanted to go to Abruzzi. I had gone to no place where the roads were frozen and hard as iron, where it was clear cold and dry and the snow was dry and powdery and hare-tracks in the snow and peasants took off their hats and called you Lord and there was good hunting. (Hemingway, E., 1999a, p.12)

¹⁶ 根據單德興蒐集之目錄資料加以計算，今日世界出版的 181 種文學類翻譯作品中，湯新楣參與翻譯者達就高達 18 種，是當中最多產的譯者，詳《翻譯與脈絡》第 147-157 頁。

宋譯版本：

我曾想去阿布魯齊地區。我從來沒有到過路面凍結如鐵的地方，氣候晴朗、嚴寒而乾燥，雪花乾如白粉，雪地上有兔子的足跡，農夫脫帽叫你「老爺」，有精彩的打獵。（宋碧雲，1978，頁 10）

上例譯文讀來較為生硬機械，原文句法依稀可見，各短句間也缺乏適當連結手段潤滑，比較像是在堆疊各自分立的訊息，讀來有種斷斷續續的停頓感，尤其「有精彩的打獵。」與前方句子缺乏連貫，只是把原文的字交代出來，同樣一句林譯本翻成「雪上則有野兔走過的腳跡，大可打獵，農夫一見到你便脫帽叫老爺。」，湯譯本的「雪上有野兔足跡，農夫摘帽為禮稱你為老爺，可以痛痛快快打獵的一個地方」透過增字潤飾，兩者處理皆較宋的照搬直譯來得理想。宋的處理明顯是犯了林語堂指出的字譯者毛病，以為將這些零碎獨立的字義堆疊起來便可生得整句的意義。宋譯文直譯程度給人是在照本宣科的感覺，機械化的翻譯使得語句邏輯脈絡聯貫性不良。宋譯文的品質也參差不齊，翻譯品質可以在一個段落中有大相逕庭的表現，一段流暢的譯文可能下一句便冒出一個過度異化的奇怪句子：

Lying on the floor of the flat-car with the guns beside me under the canvas I was wet, cold and very hungry. Finally I rolled over and lay flat on my stomach with my head on my arms. My knee was stiff, but it had been very satisfactory.

(Hemingway, E., 1999a, p.205)

宋譯版本：

我躺在平底車廂的地板上，與帆布下的槍械為伍，全身又冷又濕，飢腸轆轆。最後我翻個身，改為俯臥，腦袋趴在手臂上。膝蓋僵麻，但是它的功能始終叫人滿意。（宋碧雲，1978，頁 259）

譯者以「但是它的功能始終叫人滿意」來形容膝蓋並不符合一般中文表達習慣，顯然是過度緊貼原文文字造成結果，沒有依語境適當調整遣詞用字，完全流失海明威個人特色。海明威質樸簡鍊的語言風格，是以譯者在譯介過程中應當力求保留這項最基本的元素，雖然看似矛盾，但是平易近人的文字的確是海明威原文最顯著的藝術效果，然而因為語言系統的差異，直譯原文在譯文中往往無法呈現這種淺白易懂的特色，反而形成詰屈聱牙的翻譯腔中文，模仿來源語的形式多數情況並無法得到相同效果，因此要傳達海明威的通俗淺白風格，意譯取向應是優先考量，因為就如葉子南所言，多數情況下，直譯的譯文勢必犧牲漢語的表達習慣，如此產生的譯文勢將悖逆海明威清晰易讀的文風。劉宓慶（1997）在討論描述及敘述性文體翻譯時，更特別點出海明威的寫作技巧，說明翻譯這類作語言大師作品時，譯者應該極力要抓住原文的精神實質，力求達到神似而非脫離神似的形似，劉認為譯者面對到平易簡鍊的海明威作品，最基本的要求就是領會原文風格，用清晰自然的漢語逐譯以清宛無奇著稱的原作，力求保留原文風貌。

另外，宋譯本在人物對白的處理也偏向逐字對譯策略，導致對白僵化不夠口語，讀來不夠淺顯：

“I was in Italy,” I said, “and I spoke Italian.”

“Oh,” she said. “I’m learning it. It’s beautiful language.”

“Somebody said you should be able to learn it in two weeks.”

“Oh, I’ll not learn it in two weeks. I’ve studied it for months now. You may come and see her after seven o’clock if you wish. She’ll be off then. But don’t bring a lot of Italians.”

“Not even for the beautiful language?”

“No. Nor for the beautiful uniforms.” (Hemingway, E., 1999a, p.21)

宋譯版本：

我說：「我正在義大利呀，而且我會說義大利話。」

她說：「噢，我正在學。義大利話很優美。」

「有人說兩個禮拜就該學會。」

「噢，我沒有在兩個禮拜中學會。現在已經學了兩個月了。七點以後你可以來看她。她那個時候下班。不過別帶一羣義大利人來。」

「儘管義大利文那麼優美。」

「不行。儘管他們的制服很漂亮。」（宋碧雲，1978，頁 21-22）

讀者看到上面例子的最後兩句對白可能會有讀沒有懂，因為譯者除了語義上拿捏不精確，原義是指儘管他們都講著一口優美義大利話還是不能帶他們來嗎？另外句子也不符合中文語法敘述邏輯，因為漢語讀者本能會期待以「儘管」為首的句子，後方仍應有更多資訊的提供，原文因為語言差異可以省略，但是如果未經消化照搬到中文，可能不但無法達到原文的效果，讀來反而不夠自然，雖然字數較少，但反而耗費讀者更時間去思考理解，類似例子還包括：

“It would be better if you let her stay off nights a little while.”

“I want her to.”

“You do not. But if you would make her I'd respect you for it.”

“I'll make her.” (Hemingway, E., 1999a, p.99)

宋譯版本：

「你如果讓她隔一段日子別值夜班，可能好一點。」

「我希望她如此。」

「你不希望。不過你若肯叫她休息，我將對你肅然起敬。」

「我會叫她。」（宋碧雲，1978，頁 121-122）

「我會叫她」會帶給讀者一種話未說畢的不自在感，譯者應該會明確將我會

叫她做什麼事一併敘明，中文語意才會完整，另外「我希望她如此。」也是不夠通俗，不如直接言明如此到底是指涉什麼事。宋譯本的對白和情境鋪陳句風格並未為明顯區隔，既流失海明威原著的口語生動，也沒有依人物角色性質在對白上進行差異化處理，每個人物的對話風格大同小異，使得人物缺乏鮮明性格，整體譯文只能算是平庸無趣，直譯色彩濃，同樣造成與海明威原作風格有一定出入，而且句子與句子之間翻譯品質良莠差異大，無法保持一定水準之上，無法算是上乘之作。

李惠珍（1995）也指出，1960年臺大外文系學生白先勇創辦《現代文學》，標誌著台灣文壇進入了西化翻譯的年代，現代派文學崛起，逐漸取代反共文藝，如《現代文學》、《純文學》、《文學季刊》等刊物除了登載文學創作外，也投入大量篇幅譯介外國文學，也造就了這段期間譯文歐化情形較為顯著。

第二節 《戰地春夢》反戰主題的翻譯處理

雖然就整體翻譯品質而言，林譯本相對湯譯本與宋譯本來得理想，但本節將特別聚焦《戰地春夢》中一些帶有反戰思想的句子，探討其翻譯處理是否如實傳達出原著的反戰厭戰意涵。

（例一）

原文：

At the start of the winter came the permanent rain and with the rain came the cholera. But it was checked and in the end only seven thousand died of it in the army. (Hemingway, E., 1999a, p.4)

林疑今版本：

冬天一到，雨便下個不停：雨一來，霍亂也跟著來了。幸虧當局設法防備，
軍隊中只死了七千人。（楊明，1958，頁 2）

湯新楣版本：

冬天一到，雨便下個不停，霍亂症跟著就流行起來了。瘟疫受到控制，結果
部隊裡只死了七千人。（湯新楣，1972，頁 56）

宋碧雲版本：

初冬下起連綿不絕的陰雨，霍亂更接著陰雨而來。不過災情總算遏止了，結
果軍中只死了七千人。（宋碧雲，1978，頁 2）

在本例中，海明威顯然利用了反諷的語氣直接嘲弄戰爭之下軍隊惡劣的生活
衛生環境及生命的微不足道，語氣中也間接批判了主事者的顛預無能，軍隊人員
已大量死亡才勉強控制住了霍亂疫情。

林譯本以「幸虧」一詞詮釋原文中的轉折詞 **but**，可謂將原作的意涵詮釋得
恰到好處，精準拿捏作者有意反諷當局對戰爭人命傷亡的草率態度，這就體現林
語堂（1993）認為忠實不但需求達意，而是須以傳神為目的的原則，林認為好的
譯者當「忠實於原文之字神句氣與言外之意」，因為凡字必有神，就是一字邏輯
意義之外所挾帶的情感色彩，亦即文字的暗示力，林譯本確實譯出了文字背後攜
載的精神。湯譯本最大問題在於選擇不處理轉折詞 **but**，如此一來便削弱了原著
的諷刺力道，無法讀者更深刻體認到好在疫情獲得掌控，不然不會只死七千人的
嘲弄意味，因此這個轉折詞其實和後面有相輔相成的作用，不宜於譯文付之闕
如。宋譯本在尊重原著的前提下，中規中矩將原作該有的意思表達出來，雖然以
「不過」一詞不若林譯本的「幸虧」來得傳神達意，但算是四平八穩。原文中

only 一字也是帶有反諷意涵，三者不約而同皆譯為「只死了七千人」。整體三譯本均有保留反諷的意味，但就突顯反諷語氣來說，林譯本較出色。

下方第二個例子是小說男人翁亨利與女主人翁凱瑟琳之間的對話，女主人翁不少言論字裡行間流露出對戰爭的反感態度，特別是“People can't realize what France is like. If they did, it couldn't all go on.”透露出對戰爭的嘲諷與厭惡。

（例二）

原文：

"It's a silly front," she said. "But it's very beautiful. Are they going to have an offensive?"

"Yes."

"Then we'll have to work. There's no work now."

"Have you done nursing long?"

"Since the end of 'fifteen. I started when he did. I remember having a silly idea he might come to the hospital where I was. With a sabre cut, I suppose, and a bandage around his head. Or shot through the shoulder. Something picturesque."

"This is the picturesque front," I said.

"Yes," she said. "People can't realize what France is like. If they did, it couldn't all go on. He didn't have a sabre cut. They blew him all to bits."

I didn't say anything. (Hemingway, E., 1999a, p.19)

林疑今版本：

「這條前線真有點無聊，」她說。「但風景倒是很好看。他們不是要來個攻擊嗎？」

「不錯。」

「那麼得做事了。現在大家閒著。」

「你當看護好久了嗎？」

「自從一九一五年，他一從軍，我就當看護，記得當時還有一個癡念，妄想他有一天會到我那醫院來的，大概是受了刀傷，頭包着繃帶，或是肩頭受了傷，或是什麼好看的場面。」

「說好看，這條前線倒是最好看的。」我說。

「你說得對。」她說。「沒人想得到在法國打仗是多麼苦。實在的情形給大家一曉得，恐怕仗也打不下去了。他沒受什麼刀傷，卻給人家炸得粉碎。」我一句話也沒說。（楊明，1958，頁14）

湯新楣版本：

「那是個莫名奇妙的前線，」她說，「可是風景很美。他們是快要發動攻勢嗎？」

「是的。」

「那我們就得忙了，現在一點工作都沒有。」

「你當護士很久嗎？」

「自從一五年底起，他一從軍我就開始，我還記得當時多天真好笑，居然心想他有一天會到我的醫院來，我想大概是刺刀劈傷了，頭部裹著繃帶，或者是子彈擊穿肩膀，這一類使人覺得挺美的傷。」

「這也是風景挺美的一條前線。」

「真是，」她說。「人們根本不明白法國是什麼樣子。要是明白了仗就打不下去了。他沒有被刺刀劈傷，他們把他整個人炸沒了。」

我沒開口。（湯新楣，1972，頁73）

宋碧雲版本：

她說，「這是愚蠢的前線。不過風景很美。你們要發動攻擊？」

「是的。」

「那我們得工作了。現在沒事做。」

「你幹護士很久了？」

「剛過十五歲就幹起了。他死時我剛開始。我記得有一個傻念頭，以為他會來到我上班的醫院，帶着刀傷，說不定頭部纏著繃帶，或者肩膀受槍傷。有點如詩如畫。」

「這是如詩如畫的前線，」我說。

她說，「是的。大家體會不出法國是什麼樣子。若能體會，事情就進展不下去了。他沒有刀傷。他被炸成碎片。」

我一句話也沒說。（宋碧雲，1978，頁 19）

林譯本「沒人想得到在法國打仗是多麼苦。實在的情形給大家一曉得，恐怕仗也打不下去了。」一句，選擇將原文傳達戰事慘烈意旨帶出來，這更能讓讀者接近原作者的初衷，即人們若親見了解戰爭的無情殘忍，那麼戰爭或許就打不起來了。林譯本整體對話翻譯口語自然，也會適時加入些原文沒有的句子，力求生動，例如「說好看，這條前線倒是最好看的。」一句。林譯本「恐怕仗也打不下去了」兩字譯得也是恰到好處，相對湯譯本「仗就打不下去了。」以及宋譯本「事情就進展不下去了。」林的句子較為直接明白，而且加入「恐怕」兩字，也貼近說話的口吻習慣與原文情態，劉宓慶曾指出（1997），漢語是仰賴詞彙手段表達意義的語言，因此要完整表達英語情態，適時增加「吧」、「嘛」、「啦」這類語氣助詞或者是「究竟」、「就是」、「到底」等副詞為主的虛詞，就成了補足句子情態不可或缺的手段，而林確實掌握了這項原則。另外“*There's no work now.*”的翻譯可見到林譯本力求對白口語化的心思，對比湯譯「現在一點工作都沒有。」及宋譯本的「現在沒事做。」，林疑今的「現在大家閒著。」其實更貼近原文語境以及常人閒聊說話的口氣。

而就「人們根本不明白法國是什麼樣子。」一句來說，湯譯本並未如林譯本直接言明戰況艱辛淒慘，而是遵照原文字面走，讀者感受到的衝擊效果較林譯本來得低。湯譯本的對白處理也不夠若林譯本道地通暢，例如「自從一五年底起，他一從軍我就開始，...」，這種表達讓人有種話沒說完的懸而未決感受，讀者會期待說話者言明究竟開始從事什麼事，對湯譯本讚許有加的林以亮（1984）在探討文學翻譯時表示，無論直譯和意譯的成分比例多少，一篇佳譯必須合乎本國語文的語法，然而從這一句話來看，湯新楣的譯文顯然更貼近外國語法，反觀林譯本就會適時調整為「他一從軍，我就當看護」，而不是死守原文字面，惟得一提的是，湯譯本「這一類使人覺得挺美的傷。」以及「他們把他整個人炸沒了」是一個強烈的對比，準確傳達出原文的精神，女主人翁原先預期戰死沙場的未婚夫會帶著「挺美的傷」被送到醫院，散發一種英雄與浪漫氣質，無奈最終卻是被炸到片甲不留，這種對比會在讀者心中形成強烈印象，也間接突顯出戰爭的血腥無情本質以及女主人翁對戰爭的無奈，就這一部分的翻譯，湯傳達得比林譯本與宋譯本來的準確到位。

就這段節錄來說，宋譯本的處理較為乏善可陳，尤其是在「剛過十五歲就幹起了。他死時我剛開始。」這一句嚴重誤譯，這裡宋不僅把年代誤解為歲數，更未弄清楚女主人翁之所以從事護士的動機，是因為其未婚夫加入軍隊，因此她才會癡心妄想未婚夫哪天會帶著刀傷或槍傷這類浪漫的傷，被送來醫院治療，宋如此誤譯，會令人無法聯想戰爭對於女主人翁造成的創痛，她是因為未婚夫從軍參戰，為了愛情而加入護士行列，但戰爭最終奪走了她的愛情。而在「若能體會，事情就進展不下去了。」一句，宋的譯法也過於緊守字面，林譯本與湯譯本直接言明戰爭就進行不下去，其實更為貼近原意。

例三節錄亨利中尉與其指揮的救護車隊司機巴西尼（Passini）之間的對話，亨利認為戰爭是必要之惡，但是巴西尼表示無法苟同，這段你來我往體現出反侵略的和平主義思想（Lovett, 1932）。

(例三)

原文：

"I know it is bad but we must finish it."

"It doesn't finish. There is no finish to a war."

"Yes there is."

Passini shook his head.

"War is not won by victory. What if we take San Gabriele? What if we take the Carso and Monfalcone and Trieste? Where are we then? Did you see all the far mountains to-day? Do you think we could take all them too? Only if the Austrians stop fighting. One side must stop fighting. Why don't we stop fighting? If they come down into Italy they will get tired and go away. They have their own country. But no, instead there is a war."

"You're an orator."

"We think. We read. We are not peasants. We are mechanics. But even the peasants know better than to believe in a war. Everybody hates this war."

"There is a class that controls a country that is stupid and does not realize anything and never can. That is why we have this war." (Hemingway, E., 1999a, p.48)

林疑今版本：

「我也曉得戰爭的壞處，不過我們總得打完再說吧。」

「打完？戰爭是打不完的。」

「當然是有完的。」

派司尼搖搖頭。

「打勝仗又算是怎麼一回事？就算我們把奧地利邊境幾個大城佔了過來，我

們又有甚麼好處？今天你沒看見遠遠那些山嗎？你想我們能夠把那些山都搶過來嗎？我們只是希望敵人停戰。為甚麼我們自己不停戰？他們的軍隊倘若開進義大利來，他們一定會住得厭，退回去。他們有他們自己的地方啊。現在兩方面都不讓步，於是戰爭便來了。」

「你倒是個演說家。」

「我們有腦子啊。我們看書。我們不是農夫。我們是技師，就是農夫，也不見得會相信戰爭。甚麼人都恨這戰爭。」

「統治階級本是傻瓜。甚麼都不曉得，永遠不會曉得。」（楊明，1958，頁41-42）

湯新楣版本：

「我知道戰爭不好可是我們必須把它打完。」

「它完不了，戰爭永遠完不了。」

「有辦法。」

帕辛尼搖搖頭。

「打勝仗贏不了戰爭，咱們打下聖蓋伯瑞里又怎麼樣？佔領了卡索、蒙法爾孔尼和的里亞斯德又怎麼樣？那時候咱們又在什麼地方？你今天可見到那些遠遠的山嗎？你可知道咱們也能佔領那些山嗎？祇有奧地利軍停止戰鬥才辦的到。必須有一方面停止戰鬥。咱們為什麼不停止戰鬥？要是他們打到義大利來，他們會打得疲不成軍一走了之，他們有他們自己的國家，可是彼此不安居樂業反而打起仗來。」

「你真是能說善辯。」

「我們用腦子想，我們看書。我們不是種田的莊稼漢，我們是機匠，可是連莊稼漢也知道別相信戰爭那一套，人人都憎恨戰爭。」

「控制國家的那一階級很愚笨，什麼都不明白而且永遠都不會明白，這就是我們有這個戰爭的原因。」（湯新楣，1972，頁108）

宋碧雲版本：

「我知道戰爭不好，但是我們得打完它。」

「打不完的，戰爭沒有終點。」

「有，有的。」

巴西尼搖搖頭。

「戰爭不靠勝利贏取，我們攻下聖加布里爾又如何？我們攻下卡索、蒙法孔和特里斯又如何？到時候我們在哪裡？今天你看到遠處所有的高山沒有？你認為我們可以全部攻下來嗎？但願奧國人停戰，有一方必須先停戰，我們為什麼不停戰呢？他們若攻下義大利，他們會疲倦遠走，他們有自己的國家，但是，戰爭卻打個不停。」

「你是演說家。」

「我們思考，我們看書，我們不是農民，我們是機械師，但是連農民也有知識，不信任戰爭，人人都討厭打這一仗。」

「有一個階層控制國家，他們笨頭笨腦，什麼都體會不出來，也永遠無法體會，所以我們才有這場戰爭。」（宋碧雲，1978，頁 53）

本例“War is not won by victory.”是相當重要的一句話，有承先啟後的作用，林譯本略微調整其詮釋方式，因為是對話，所以他選擇以較為口語方式陳述譯為「打勝仗又算是怎麼一回事？」，而原文幾個地名城市林譯本也以「幾個大城」概括省略，屬而是策略上的應用，這和林翻譯時設定從通俗小說角度切入不無關係，林譯本可讀性高可從第一句就見端倪，雖然僅增補了「再說吧」三個字，但對白流暢度與自然度皆能顯著提升，另外兩譯者的做法則中庸保守，貼近原文字面。而湯譯本的「打勝仗贏不了戰爭」不論就語意精確度和說話口吻都較宋譯本的「戰爭不靠勝利贏取」來得佳，但是湯譯本「你可知道咱們也能佔領那些山嗎？」的語意則拿捏不佳，原文應為林譯及宋譯呈現的反詰語氣。原文最後一句“*That is why we have this war.*”在林譯本完全付之闕如，沒有傳達出原作批判統治階層開

啟戰端的意味。就該大段整體而言，林譯本固然流暢好讀，對白可讀性較湯譯本與宋譯本來得佳，只是詮釋稍微過度奔放，精確度不像湯譯及宋譯佳，因此綜觀來說林譯本稍微調整原文意義，以追求較高可讀性，但是湯譯本可讀性最佳，但語意精確拿捏與原文略有出入，宋譯本中規中矩，可讀性較其他兩譯本遜色，但精確度則較另外兩譯本高。

例四背景為亨利遭戰壕迫擊炮炸傷腿部療養，室友雷納迪中尉前來探望時兩人的一段對話，整段對話可明顯看出作者意在諷刺戰爭的荒謬無理。

（例四）

原文：

"How are you, baby? How do you feel? I bring you this--" It was a bottle of cognac. The orderly brought a chair and he sat down, "and good news. You will be decorated. They want to get you the medaglia d'argento but perhaps they can get only the bronze."

"What for?"

"Because you are gravely wounded. They say if you can prove you did any heroic act you can get the silver. Otherwise it will be the bronze. Tell me exactly what happened. Did you do any heroic act?"

"No," I said. "I was blown up while we were eating cheese."

"Be serious. You must have done something heroic either before or after. Remember carefully."

"I did not."

"Didn't you carry anybody on your back? Gordini says you carried several people on your back but the medical major at the first post declares it is impossible. He had to sign the proposition for the citation."

"I didn't carry anybody. I couldn't move."

"That doesn't matter," said Rinaldi.

He took off his gloves.

"I think we can get you the silver. Didn't you refuse to be medically aided before the others?"

"Not very firmly."

"That doesn't matter. Look how you are wounded. Look at your valorous conduct in asking to go always to the first line. Besides, the operation was successful."

(Hemingway, E., 1999a, p.58-59)

林疑今版本：

「你好，孩子，你覺得怎樣？我帶來這東西。」那東西是一瓶科那克酒。勤務兵搬過一張椅子給他坐。「我有好好消息。你要受勳章了。他們想替你弄個銀質勳章，不過，或許只能弄到銅的。」

「幹嗎的？」

「因為你受重傷啦。他們說，假如你能夠證明你曾做了甚麼勇敢的事，銀勳章便沒問題。不然，你只好拿了個銅的。你把經過實在的情形告訴我。你做了甚麼勇敢的事情沒有？」

「沒有，」我說。「我受傷時我們正在吃乾酪。」

「別開玩笑。受傷前後，你一定曾做了甚麼英勇的事。小心想一想看。」

「我並沒有做過甚麼英勇的事。」

「你沒有背過甚麼傷兵嗎？高定尼說你背了好幾個人，可是裹傷處那少校說這是不可能的。受獎請求書得有他的簽名。」

「我並沒有背甚麼人。我那時動都不能動。」

「這也沒甚麼關係，」雷那蒂說。

他把手套脫掉。

「我們大概能夠替你弄到銀勳章的。你曾拒絕先受人療治嗎？」

「倒沒很堅決地拒絕。」

「這沒關係。你受這樣重傷，平時又極為勇敢，時時請求上第一線，大有受獎希望。況且這次進攻成功。」（楊明，1958，頁 53-54）

湯新楣版本：

「小傢伙，你好嗎，你覺得怎麼樣？我帶來這個給你，」原來是一瓶白蘭地，勤務兵搬了張椅子過來，他便坐下，「還有好消息，你會得到勳章，他們要替你弄個銀的勳章可是也許祇能弄到銅的。」

「為什麼要給我勳章？」

「因為你受了重傷。他們說如果你能證明你有英勇表現就可以得到銀質勳章，要不然祇是銅的。把當時的確切情形告訴我，你可曾有什麼英勇表現？」

「沒有，」我說，「我們是在吃乾奶酪時被炸傷的。」

「別開玩笑，說正經事。你一定在受傷之前或受傷之後有過英勇表現。好好想清楚。」

「我真的沒有。」

「你可曾揸什麼人脫險沒有？高丁尼說你揸了幾個人脫險，可是第一據點的少校軍醫說這是不可能的。他得在嘉獎建議書上簽字。」

「我沒揸過什麼人，我當時動都動不了。」

「這無關緊要，」瑞納爾第說。

他摘出手套。

「我想我們可以替你弄到銀質勳章，你不是不肯讓軍醫們先替你包紮驗傷嗎？」

「可是並沒有堅決拒絕。」

「那沒關係。瞧你受的傷多重。瞧你多麼英勇，永遠請纓上最前線。此外手術也很成功。」（湯新楣，1972，頁 122-123）

宋碧雲版本：

「你好吧？寶貝？你感覺如何？我給你帶來這個——」是一瓶「科奈白蘭地」。
傳令兵搬來一張椅子，他坐下來，「好消息。你會得勳章。他們想給你銀盾勳章，不過也許只能弄到青銅製品。」

「為什麼得獎？」

「因為你受重傷。他們說，你若能證明你做了什麼英勇的事蹟，你就能得到銀盾勳章。否則就得青銅製品。告訴我實際的經過。你有沒有什麼英勇的事蹟？」

我說，「沒有，我挨砲彈的時候，我們正在吃乳酪。」

「正經一點。事前事後你一定做過什麼英勇的事蹟。仔細想想看。」

「我沒有。」

「你有沒有搯什麼人？高蒂尼說你搯了好幾個人，但是第一處陣地的少校醫官說不可能。他必須簽署領獎的建議案。」

「我沒有搯人。我不能動彈。」

「那沒有關係，」雷納迪說。

他脫下手套。

「我想我們可以弄到銀盾勳章。你不是拒絕比先別人先療傷嗎？」

「並不十分堅決。」

「沒有關係。看看你傷的多嚴重。看看你一向要求到最前線的英勇行為，何況手術很成功。」（宋碧雲，1978，頁 67-68）

整體而言仍以林譯本可讀性最佳，對白流暢易懂，尤其是在，林譯以「幹嗎的？」一詞詮釋“*What for?*”，不但言簡意賅，也傳神表達出亨利對於沒有戰功卻莫名其妙受勳的荒謬感，令讀者對戰爭的正當合理性產生質疑，林譯本在這段翻譯並無脫稿演出情形，而是貼近原文行文風格與旨意。湯譯本和宋譯本兩者則是較為中規中矩，對白部份都是較偏向書面語或者過度直譯，不似林譯本自然。

三個譯本最大的分野是在“Besides, the operation was successful.”一句的詮釋上，而該句的翻譯也關係著原文暗諷戰爭的無理荒繆的效果否能完整傳遞給目標語讀者。湯譯本與宋譯本均選擇將 **operation** 一詞解讀為手術，然而整個文意脈絡以及後方雷納迪中尉指出俘虜近千敵人的文意來看，**operation** 所指為軍事行動當無庸置疑，因此林譯本「況且這次進攻成功。」才是較精確的翻譯，雷納迪整段話的邏輯也才能梳理通順，即亨利傷勢如此嚴重，無時無刻都想上前線，更何況這次軍事進攻勢如破竹，理當得到勳章無誤，不必理會有沒有什麼英勇功績了，一旦取得勝仗，不管被炸傷的人是英勇受傷還是在吃乾酪，都應予以賞功，如果將 **operation** 認定為手術，則這層涵意將流失，語意上亦不合層層遞延的邏輯，是以唯有林譯本如實表達原文反面諷刺戰爭荒誕的意涵，也就是萬一這次軍事行動潰敗，不管有沒有什麼英勇舉措，或者受多重的傷，可能也甬提任何勳章，這與小說後段不少軍官因聽命撤退，卻遭因戰爭失利而惱羞成怒的指揮官當場處決的情結相呼應。

而下方例五同樣帶有諷刺戰爭的意味，調侃人們戰爭要想取勝，就得先得學習自我矇蔽與自我催眠，在以兵敗如山倒之際懂得說服自己人死命堅持，繼續無謂犧牲。

（例五）

原文：

There were riots twice in the town against the war and bad rioting in Turin. A British major at the club told me the Italians had lost one hundred and fifty thousand men on the Bainsizza plateau and on San Gabriele. He said they had lost forty thousand on the Carso besides. We had a drink and he talked. He said the fighting was over for the year down here and that the Italians had bitten off more than they could chew. He said the offensive in Flanders was going to the

bad. If they killed men as they did this fall the Allies would be cooked in another year. He said we were all cooked but we were all right as long as we did not know it. We were all cooked. The thing was not to recognize it. The last country to realize they were cooked would win the war. (Hemingway, E., 1999a, p.120)

林疑今版本：

米蘭城裡有兩次非戰暴動，吐靈聽說也有一次。在英美俱樂部裡，一位英國少校告訴我義軍在培恩施薩高原同聖加勒里山的損失，共十五萬人。卡索河那邊又損失四萬人。我們喝了一點酒，他便談起來了。他說義大利這邊今年的戰事已完，義軍的損失，過於重大。他說西線法蘭達那邊的總進攻一定不行。同盟國倘若這樣子亂犧牲士兵，再一年就完了。他說我們大家都完了，我們不知道也沒甚麼要緊。我們大家都完了。裝做不知道最好。哪一個國家，最後發現大勢已去，便會打勝仗。（楊明，1958，頁 116）

湯新楣版本：

城裡有兩次反戰騷動，吐靈方面也有很糟的騷動，一名英軍少校在俱樂部告訴我義大利軍在貝恩西薩高原和聖蓋伯畧爾里損失了十五萬人，他說他們還在卡索損失了四萬人。我們喝了一杯酒他的話閘子便打開，他說在這一帶今年的戰事已告結束，義大利人犯了貪多嚼不爛的錯誤，他也說佛蘭斯德方面的攻勢情況不妙，要是部隊傷亡像今秋這樣慘重，再打一年盟國就要失敗，他說我們都已經完蛋了但是祇要我們自己不知道便不礙事，我們都完蛋了，要緊的事別承認這件事，發覺得最晚的那個國家將獲勝利。（湯新楣，1972，頁 203）

宋碧雲版本：

城內有兩次反戰暴動，杜稜也發生嚴重的暴亂。俱樂部的一位英國少校告訴我，義大利在班西薩高原和加布里爾損失了十五萬人。他說卡索也損失了四萬人。我們一喝酒，他滔滔不絕講話。他說今年這邊的戰事已經結束了，義大利人貪多嚼不爛。法蘭德斯的攻擊一天天轉壞。他們若像今年秋天這樣殺法，盟軍明年就會焦頭爛額了。他說我們都焦頭爛額，不過只要我們不知道，就沒有關係。我們都焦頭爛額，當今的要務就是千萬別看出來。最慢知道自己焦頭爛額的國家會打贏這一仗。（宋碧雲，1978，頁 149）

林譯本將 the Allies 翻譯成「同盟國」是未察史實之誤譯，實為「協約國」。整段話的反戰主軸是在原文最後部分的反諷語氣，尤其是原文“The thing was not to recognize it.”更是重點，林譯本翻成「裝做不知道最好」可說是掌握到原文的精神也兼顧到用字淺顯易懂的原則，湯譯本「要緊的事別承認這件事」雖然語義正確到位，但是措辭較正式嚴謹，而宋譯本「當今的要務就是千萬別看出來」則更不像是自然中文表達用語了，一般只會說「千萬別被看出來」或者在「看出來」後方加上其他訊息。而原文最後一句話林翻成「哪一個國家，最後發現大勢已去，便會打勝仗。」也都較另外兩本版本更符合中文表述習慣，湯譯本「發覺得最晚的那個國家將獲勝利。」明顯是受到原文過度牽制的直譯產物，宋譯本「最慢知道自己焦頭爛額的國家會打贏這一仗。」也是如此，反諷力道都不比林的句子來得強烈直接。以本段反諷戰爭效果來說，林譯本讓讀者接受到的衝擊仍較其湯或宋譯本突出。

例六是一段男主角亨利與女主角凱瑟琳之間的對話，其中凱瑟琳語氣充滿對戰事遙無終期的無奈，兩人略帶苦中取樂的調侃式談話，反映出對戰爭恐怕沒完沒了的無力感。

（例六）

原文：

"Take one."

"All right." I poured the water glass a third full of cognac and drank it off.

"That was very big," she said. "I know brandy is for heroes. But you shouldn't exaggerate."

"Where will we live after the war?"

"In an old people's home probably," she said. "For three years I looked forward very childishly to the war ending at Christmas. But now I look forward till when our son will be a lieutenant commander."

"Maybe he'll be a general."

"If it's an hundred years' war he'll have time to try both of the services."

(Hemingway, E., 1999a, p.126-127)

林疑今版本：

「喝一杯。」

「好。」我倒半小杯酒，一口喝下去。

「這很偉大，」她說。「我知道白蘭地只配英雄。不過，你可不必誇酒量。」

「戰後我們到那兒去住呢？」

「大概是甚麼養老院吧，」她說。「三年來我總是癡想戰事會在聖誕節日結束。現在恐怕要等到我們兒子做海軍司令吧。」

「或許他會做陸軍上將。」

「倘若是百年戰爭的話，他海陸方面都可以試一試。」(楊明，1958，頁 124)

湯新楣版本：

「喝一杯。」

「好的，」我把玻璃杯子倒滿三分之一，一口氣把它慢慢喝完。

「那是很大一杯，」她說。「我知道白蘭地是英雄喝的，可是你不應該誇張。」

「戰後咱們住在哪兒？」

「大概許是個老人院裏，」她說，「三年來我總是很天真地希望戰事在聖誕節結束，可是現在我盼望它到咱們的兒子當了海軍少校時才終止。」

「也許他是個陸軍將官。」

「如果這是場百年戰爭那他大有時間把海陸軍都試試看。」(湯新楣，1972，頁 211-212)

宋碧雲版本：

「喝一杯嘛。」

「好吧！」我在水杯裏倒了三分之一的「科奈白蘭地」，一口飲乾。

她說，「好棒。我知道白蘭地是英雄喝的，不過你不該太奢侈。」

「戰後我們要住哪裏？」

她說，「說不定住養老院。三年來我幼稚兮兮企盼戰爭在聖誕節收場。但是現在我希望我們的兒子當上中尉指揮官。」

「說不定他會當將軍喔」

「如果是百年戰爭，他就有時間嘗試這兩種軍職。」(宋碧雲，1978，頁 159)

林譯本「現在恐怕要等到我們兒子做海軍司令吧。」一句是三者中最精確傳達說話者本意的版本，尤其是「恐怕」一詞用得恰到好處，完全體現了凱瑟琳心中厭戰的想法，也吻合劉宓慶認為描述或敘述文體宜適當增補語氣詞或其他虛詞以完備句子情態的見解，湯譯本的「可是現在我盼望它到咱們的兒子當了海軍少校時才終止。」以及宋譯本的「但是現在我希望我們的兒子當上中尉指揮官。」均將原文 *look forward* 解讀為「期盼」或「希望」，顯示兩譯者均未深入思索文意脈絡，才導致這樣的謬誤，不可能說話者前句才說希望戰事早日終止，馬上又

希望戰事無限延長，這有違常理邏輯，因此這裡應該是偏向預期的意思，僅有林譯本的詮釋精確到位，況且如果是作希望解讀，與原文的諷刺意味就有所扞格，凱瑟琳渴盼戰事早日結束，完全不可能樂意見到兒子從軍參戰的一天，在此僅是借用時間的概念，表達戰爭恐怕曠日持久的想法，宋譯本完全未能體察原作者的反諷意圖，直接譯為「但是現在我希望我們的兒子當上中尉指揮官。」，更是與原文意旨嚴重脫鉤。

例七援引的是小說主人翁亨利聽完救護車司機發表一番愛國言論後的內心反思，該名救護車司機認為祖國是神聖，要保護其受不侵犯，一切都不會是白白犧牲。本段充滿對戰爭英雄化神聖化的批判，認為一些伴隨戰爭的冠冕徬徨空洞詞彙，都只是對具體事物的一種褻瀆。

（例七）

原文：

I did not say anything. I was always embarrassed by the words sacred, glorious, and sacrifice and the expression in vain. We had heard them, sometimes standing in the rain almost out of earshot, so that only the shouted words came through, and had read them, on proclamations that were slapped up by billposters over other proclamations, now for a long time, and I had seen nothing sacred, and the things that were glorious had no glory and the sacrifices were like the stockyards at Chicago if nothing was done with the meat except to bury it. (Hemingway, E., 1999a, p.165)

林疑今版本：

我一聲不響。我每次聽見人家提起神聖、光榮、犧牲，和「白犧牲」這些字

眼，總是覺得不好意思。這些字眼，我們有時在站在雨中聽，聽得不太清楚，只聽見一些大聲叫出來的，有時在剛剛貼上去的佈告讀到。到了現在，我還沒看到什麼神聖光榮，所謂「犧牲」者，還比不上芝加哥的屠宰場，因為在戰場上，人死也沒有埋葬。（楊明，1958，頁 164）

湯新楣版本：

我沒開口。那些什麼神聖、光榮、犧牲和白幹等字眼總是使我窘迫。這些辭句我們久已經聽習慣，有時候站在雨中，站得太遠幾乎聽不見，只有大聲喊出的幾個字可以聽到。我們也在張貼人草草貼在別的告示上的告示裏見到這些字眼，可是我從沒見到什麼神聖的事。那些光榮的事並不光榮，那些犧牲也像芝加哥屠宰場，假如屠宰場僅只把肉埋葬起來，不作他用。（湯新楣，1972，頁 263-264）

宋碧雲版本：

我一言不發，聽到「神聖」、「光榮」、「犧牲」等字眼和「白費」一辭，我總覺得尷尬。我們早就聽見這些話，有時候站在雨中，什麼都聽不清楚，只有吼出的字句傳來；也曾看到新宣言貼在其他佈告上，文中就有這些字眼，而我從來沒見過神聖的事情，所謂光榮的事蹟毫不光榮，所謂犧牲則是像芝加哥的屠宰場白白掩埋牲畜肉一樣暴殄天物。（宋碧雲，1978，頁 209）

本例最後部分“...and the sacrifices were like the stockyards at Chicago if nothing was done with the meat except to bury it”作者使用屠宰場比喻戰爭所謂的光榮，該則比喻是對戰爭人造成員死傷最直接的指摘，翻譯是否到位攸關讀者是否能全盤理解該則反戰比喻的內涵。這句話旨在將戰死沙場的比喻為像是動物被送至屠宰場宰殺後，卻把畜肉拿去掩埋一樣，是一種毫無道理的無謂犧牲，完全道盡在戰爭中白白犧牲送命的荒謬。林譯本「所謂『犧牲』者，還比不上芝加哥

的屠牲場，因為在戰場上，人死也沒有埋葬。」屬於嚴重偏離原文的誤譯，而湯譯本「那些光榮的事並不光榮，那些犧牲也像芝加哥屠宰場，假如屠宰場僅只把肉埋葬起來，不作他用。」勉強或有掌握到原文本意，但是過度直譯導致翻譯腔中文，整體效果大打折扣，幾乎接近誤譯，宋譯本「所謂光榮的事蹟毫不光榮，所謂犧牲則是像芝加哥的屠宰場白白掩埋牲畜肉一樣暴殄天物。」是三個譯本中無論意義和表達均較合乎中文邏輯的版本，目標語讀者能直接理解原文欲傳達為戰爭斷送性命根本是毫無意義與價值，宋雖然加入暴殄天物的概念，但這是來源語句子中就有的意涵，語義翻譯法本身也偶會出現超額翻譯，宋譯本仍在合理範疇內，並未背離原作。

第三節 本章小結

本章著重於分析三位譯者面對到《戰地春夢》中帶有反戰主題的重要段落時，是否確實保留了原作的風格與效果，結果發現，就整部作品翻譯品質而言，林疑今譯本的可讀性最佳，湯新楣與宋碧雲的譯文則翻譯痕跡明顯。而在分析帶有反戰主題的段落後發現，林譯本不僅是對白口吻拿捏得宜，反諷效果傳遞也明顯較其他兩譯本出色，雖然部份句子翻譯稍嫌過度自由，這或可歸因於林所處的時空背景及翻譯的動機，林在就學時代即著手翻譯《戰地春夢》，其翻譯動機或本於對原作的欣賞，加上當時海明威並尚未獲頒普立茲獎及諾貝爾獎殊榮，原文對於林的約束力並不像湯新楣或宋碧雲翻譯時那麼強大，這賦予林較能從一般通俗文學看待海明威作品，而林所處時代並沒有特別強勢的翻譯規範，林更無誘因亦步亦趨死守原文直譯，而是善用中文內在彈性轉譯來源語，這些因素都使得林譯本讀來不失海明威的風格與特色，措詞用字言簡意賅，可讀性與可看性兼備。雖然不免仍有誤譯，但是在一些攸關整段反戰效果的關鍵字解讀上，林譯相較其他兩譯本精確，並且靈活運用適當填補語氣詞的策略。

湯新楣譯本問題在受原文過度綑綁，造成句子較不自然流暢，比較像是亦步亦趨打安全牌，有中譯句子甚至連斷句方式也追求和原文一致。今日世界出版社受美國官方資助，屬於美國新聞處，湯身為今日世界出版社特約譯者，在當時冷戰背景下，美方希望透過豐厚稿酬籠絡名家以拉抬美國意識型態與文藝思想，湯的譯作於是大量出現，使得其相對直譯的譯作風格廣泛見於該出版社推出的美國文學翻譯出版品中，而湯雖然貼緊原文，但是誤譯情況並未相對減少，對白的處理也略顯僵化，在這些重要反戰思想段落翻譯上，可讀性不甚理，帶給目標語讀者的衝擊和原文相比可說是大打折扣，在傳達原文字面或隱含的反戰意識的效果上，湯譯本並未展現應有水平，由此更顯林以亮對於湯譯本的褒揚與對林疑今譯本的批判存有討論的空間，當然這又與林以亮曾任美新處書刊編輯處主任脫離不了關係。

宋碧雲譯本在譯文的自然流暢度和精確度也較林譯本遜色，宋譯同樣出現嚴重誤譯情況，也夾雜一些直譯的僵化句子，宋譯本中文不夠道地自然的因素，與其成長時代及受教背景亦有關，宋為臺灣本土第一代譯者，受教時期屬於臺灣轉換至白話文的摸索階段，對於白話文的掌握仍不夠嫻熟，譯文表達方式難免出現不符常軌的狀況。就傳遞反戰意識的效果上，宋譯本表現算是乏善可陳，在平鋪直敘的句子，宋譯本中規中矩追隨原文的方式算是表現四平八穩，但若碰到涉及隱含反戰意義的語句，往往因為專注字面或意義偏差導致反戰厭戰效果較薄弱。相較於林譯本，湯譯本即宋譯本策略上較為故步自封，林譯本則是較懂得靈活善用中文表達方式，整體策略符合葉子南認為翻譯應偏向內容並儘量發揮中文優勢的觀點。

第四章 《戰地鐘聲》譯介情形與翻譯評析

本章開始先介紹解嚴前臺灣流通的二種《戰地鐘聲》譯本，針對譯者背景及翻譯品質及策略進行探討，接著同樣以小說中較具反戰主題代表性的段落為例，分析比較兩位譯者在傳達原作上的水準，歸結兩種譯本孰優孰劣，並試圖從譯本品質中找出何以較《戰地鐘聲》乏人聞問的原因。

第一節 各譯本出版概況

解嚴前臺灣流傳之《戰地鐘聲》譯本有二，其一為臺北的大中國圖書公司出版的彭思衍譯本，四〇年好萊塢賣座電影《戰地鐘聲》在臺多次重映多多少少也刺激了彭譯本的誕生（李惠珍，1995，頁27），另一譯本則出自宋碧雲之手，由臺北遠景出版社出版。

（一）彭思衍譯本

根據傳播學者陳百齡（2011）文章所述，彭思衍（1925–2000）於1947年畢業於南京的國立政治大學¹⁷新聞系。彭翻譯過《金石盟》、《戰地鐘聲》、《安妮公主》、《醜陋的美國人》等十來本英文名著，亦曾任職於中華民國新聞局，擔任過科長、參事及資料編譯處處長¹⁸。根據傳播學者程宗明（1998）研究，冷戰時代背景下，美國為強化反共心戰策略，大力援助臺灣大眾傳播媒體事業，行政院新聞局由於擁有為政府公共關係、宣傳、心戰的功能，自然成為美援對象之一，彭思衍便是美援資助行政院新聞局一項計畫受惠者，這些計畫主要意在輸入擬似美國新聞總署的宣傳概念並加強對美國現存大眾傳播事業的認識與肯定。在計畫中，彭思衍主要工作為翻譯美國廣播電視制度與公共關係理論，也因此除了文學

¹⁷ 1946年「中央政治學校」與「中央幹部學校」合併改制為「國立政治大學」，並於1954年在臺復校。

¹⁸ 行政院新聞局，〈各處室基本資料〉，

<http://www.ex-gio.org/index.php/gio-history/record/134-n-02>，2014年4月10日檢索。

作品外，彭的譯作主題尚涵蓋大眾傳播、公共關係、反共思想等領域，如《對共產主義應有的認識》、《大眾傳播學》、《民主戰士艾森豪》、《最新公共關係學》、《美國的報業》等等。

雖然彭譯作頗豐，但翻譯品質並不佳，彭所翻譯的《戰地鐘聲》讀來帶有濃厚翻譯腔，譯文違背中文慣常表述方式，例如：

“I do not like to ask people to do such things and in such a way,” Golz went on.

“I could not order you to do it. I understand what you may be forced to do through my putting such conditions. I explain very carefully so that you understand and that you understand all of the possible difficulties and the importance.” (Hemingway, E., 1999b, p.8)

彭譯版本：

「我並不要求人家像這樣的方法做這樣的事情，」哥爾茲繼續說，「我也不命令做這種事情，我知道你將會在這些環境之下，被迫從事的。我這樣的向你作詳細的解說，就是要使你明白和瞭解一切可能的困難和要務。」

（彭思衍，1953，頁 7）

上述例子很清楚可以發現彭譯的結構緊跟原文外，也講究每個英文單字亦步亦趨對應到中文字詞，而非靈活應用中文本身內在的構句方式或換句話說，譯文明顯看的出英文句法的影子，不僅拗口難懂，句子負荷過多贅字顯得拖泥帶水，彭譯本這類歐化中文例子不勝枚舉，諸如「我並不很高興這樣做。」（1953，頁 7）、「你有證明你的身分的證件嗎？」（1953，頁 11），這些句子原文結構並不複雜，理解不成問題，消化原文後簡單換個符合中文習慣的方式陳述，像是改成「我不想這樣做。」以及「你有身分證件嗎？」，不僅能保全原文涵義，亦能成就自然

地道的譯文，這對譯者理應不致有太大困難。另外彭譯本譯文不知所云情況頗為常見，諸如：

“I would always rather not know. Then no matter what can happen, it was not me that talked.” (Hemingway, E., 1999b, p.9)

彭譯版本：

「我常常都寧願不知道的，你交代的無論什麼東西我都願意帶去。」（彭思衍，1953，頁8）

姑且不論「我常常都寧願不知道的」的歐化表達方式，後方「你交代的無論什麼東西我都願意帶去」一句，無需文意脈絡一眼就能看出譯者完全沒讀通原文，只求模糊搪塞，該句意思為我寧願什麼都不知道，這樣不管發生什麼事，我都不會說出來。另外一例在哥爾茲將軍詢問羅伯特是否喜歡游擊隊的工作時，羅伯特的回應如下：

“Very much,” Robert Jordan said. He grinned. “It is very healthy in the open air.”
(Hemingway, E., 1999b, p.9)

彭譯版本：

「很喜歡，」羅伯特·約旦說，他微笑了，「在廣闊的露天裡，是很衛生的。」
（彭思衍，1953，頁8）

「在廣闊的露天裡，是很衛生的。」一句除了與原文旨意有落差，譯者對自己字詞搭配彆扭竟亦不察，令人不解。彭譯本這類例子俯拾即是：

“Some one on his staff, sitting on a chair working over a map on a drawing board, growled at him in the language Robert Jordan did not understand.” (Hemingway,

E., 1999b, p.10)

彭譯版本：

「在地圖下面坐著的一位部下對他這樣的咕咕嚕嚕說道，但是他說的語言，羅伯特·約旦一點也聽不懂。」(彭思衍，1953，頁9)

彭譯「在地圖下面坐著的一位部下」一句譯文荒謬離譜，完全悖離原文語義邏輯，但譯者卻似乎不疑有他，這類理解偏誤導致的誤譯是彭譯版本除歐化中文之外的另一主要缺失，另外彭譯本也有刻意省略原文資訊不翻譯的弊病，導致譯文訊息嚴重不足，略譯傾向嚴重，更離譜甚或整個章節省略，彭譯本第18章開始明顯不按原文篇章次序走，逕自刪減段落甚至整章內容，經逐章比對，原作第18章、第34章、第35章在彭譯本中完全付之闕如，因此原本應該是完整的43章內容，彭譯本僅剩下40章。總括而言，彭譯不時可見歐化中文，譯文可讀性不甚理想，加以譯者常態下不致出現差池的地方卻未讀通原文導致誤譯或遣詞用字未到位等紕漏，整體譯文品質漏洞百出。彭譯本機械式直譯與離譜的誤譯的問題，推究其原因可能與譯者本身英文造詣低下有關，彭本身專業為新聞及大眾傳播，在學校並未受過專業英語訓練，檢視其譯文錯誤內容，可推論照搬直譯是彭英文文法與理解力不足情況下不得被迫採取的策略，可以解釋為何彭選字像是未經斟酌的直抄字典釋義，且即便譯文語句邏輯怪異不通時，譯者仍不疑有他。

(二) 宋碧雲譯本

宋譯《戰地鐘聲》在譯文正確度明顯較彭譯本略勝一籌，例如：

This Anselmo had been a good guide and he could travel wonderfully in the mountains. Robert Jordan could walk well enough himself and he knew from following him since before daylight that the old man could walk him to death.

(Hemingway, E., 1999b, p.6)

彭譯版本：

安西摩是一個好嚮導，在崎嶇和茫無去路的山坡上，他仍然可以找到到達目的地的路線，羅伯特·約旦也知道老頭子和他一同工作，無論是怎樣的艱辛，他也願意拼命去幹的。(彭思衍，1953，頁 5)

宋譯版本：

這位安瑟莫是一名好嚮導，他可以在山區來去自如。羅伯特·約丹腳力也不錯，天還沒亮就跟著老人走，他知道這個老頭兒真能害他累死。(宋碧雲，1979，頁 5)

從這個例子中可以看出彭譯本已偏離原文，宋譯則是有遵循原文意義，也懂得利用中文內在彈性，因此讀來仍算通順流暢。雖然與彭譯本相較下，宋譯本過度直譯情況較輕微，但由於宋碧雲本身仍偏直譯取向的翻譯風格使然，因此過於緊跟原文的情形仍不時可在譯文中發現，例如：

It was ten minutes to three by his watch when he pushed the blanket aside with his elbow and went into the cave. (Hemingway, E., 1999b, p.398)

宋譯版本：

他的手錶指著三點差十分，他用手肘推開遮簾，走進洞內。(宋碧雲，1979，頁 498)

宋譯本「三點差十分」這種令人匪夷所思的中文敘述方式可見翻譯品質時好時壞，落差較大，雖然偶有佳作，但是翻譯的痕跡仍是清晰可見，相關案例如：

“I have never heard of the band of Pablo,” the man who was evidently in command of the post said. (Hemingway, E., 1999b, p.390)

宋譯版本：

「我從來沒有聽過帕布羅的游擊隊，」說話的人顯得指揮這支守備隊。(宋碧雲，1979，頁 486)

一般中文不會出現「說話的人顯得指揮這支守備隊」這樣句子，譯者顯然又是過度拘泥於原文，遣詞用字不符中文表達習慣。彭譯和宋譯的異化取向譯文勢必較對讀者較不友善，海明威通俗直白文風也容易在這樣的譯文中大打折扣，葉子南認為譯介過程的大方向應該是側重內容，向譯入語靠攏，宋譯本和彭譯本都大有改進空間，畢竟如葉所說，直譯的譯文勢必犧牲漢語的表達習慣。

第二節 《戰地鐘聲》反戰主題的翻譯處理

《戰地鐘聲》承襲了《戰地春夢》的反戰主題，不少對話以及內心獨白皆直接或間接顯露出作者有意向讀者傳達對戰爭的反感憎惡，雖然整體反戰主題不比《戰地春夢》來的強烈明顯，但是仍舊有不少促發讀者對於戰爭的意義產生反省思考的例子，本章將以例子探討譯者是否確切掌握原作的精隨。

(例一)

原文：

“They are very strong,” Pablo said. It was as though he were talking to himself. He looked at the horses gloomily. “You do not realize how strong they are. I see them always strongest always better armed. Always with more material. Here am I with

horses like these. And what can I look forward to? To be hunted and to die. Nothing more.”

“You hunt as much as you are hunted,” Anselmo said.

“No,” said Pablo. “Not any more. And if we leave these mountains now, where can we go? Answer me that? Where now?”

“In Spain there are many mountains. There are the Sierra de Gredos if one leaves here.”

“Not for me,” Pablo said. “I am tired of being hunted. Here we are all right. Now if you blow a bridge here, we will be hunted. If they know we are here and hunt for us with planes, they will find us. If they send Moors to hunt us out, they will find us and we must go. I am tired of all this. You hear?” He turned to Robert Jordan.

“What right have you, a foreigner, to come to me and tell me what I must do?”

(Hemingway, E., 1999b, p.17)

彭思衍版本：

「非常好，」他一面說，一面以憂鬱的表情看看馬，「你看不出牠們的強壯嗎？以我看來牠們一天一天的強壯了，我們有了這些馬隻，將來怎麼辦呢？」

「和過去一樣的出擊，」安西摩說。

「不，」巴布羅說，「不再出擊了，如果我們離開這山頭，我們到哪裡去呢？請你解答，請你解答這個難題。」

「在西班牙有這樣多山嶺，如果離開這個山頭還有塞拉特格多斯山。」

「那不是我住的，」巴布羅說，「我厭棄出擊了，我們在這裡很好，現在如果炸燬這裡的橋樑，我們必定遭受攻擊，萬一他們知道我們在這裡，必會派飛機來轟炸，他們一定知道我們的去路，我厭棄了這些奔波的生活，你聽到沒有？」他轉過頭來對羅伯特·約旦說，「你的高見如何，你是外國人，請你告訴怎麼辦？」（彭思衍，1953，頁 16-17）

宋碧雲版本：

「他們很強，」帕布羅說。他彷彿自言自語。他憂鬱地看看那些馬兒。「你不知道他們有多強，我看他們一直壯大，裝備一直改良。永遠有更多的特資，我和這些馬匹困在這兒。我還有什麼指望呢？被人追獵到死，如此而已。」

「你被人追獵，也追獵別人，」安瑟莫說。

帕布羅說：「不，現在不同了，我們若離開這片山區，要上哪兒去呢？回答我呀？現在能去那兒？」

「西班牙有很多高山，離開這兒，可以去葛雷度山脊。」

帕布羅說：「我才不幹，我被人趕來趕去，實在厭透了，現在我們過得好好的。你如果在這裏炸橋，我們都會被趕走。他們若知道我們在這兒，用飛機找我們，一定找的到。他們若派摩爾人出來找，也可以找到，我們非走不可。這種生活我過膩了。你聽到沒有？」他轉向羅伯特·約丹。「你一個外國人，有什麼權利來找我，指示我做些什麼？」（宋碧雲，1979，頁 19）

本例具體呈現出游擊隊領袖帕布羅對於參與戰爭付出流離失所的代價已感到疲乏與厭惡，最後一段尤其明顯。彭譯本誤譯及過度簡化的問題非常嚴重，尤其是“You do not realize how strong they are. I see them always strongest always better armed.”一句，明顯看出是在指敵軍勢力堅強，裝備精良，但是彭譯本卻誤以為帕布羅是在指涉自己養的馬匹，與原文意義天差地遠。“And what can I look forward to? To be hunted and to die. Nothing more.”也透露出帕布羅對於戰爭的無奈，在整段中算是相當關鍵的一句話，彭竟選擇略過未在譯文中交代，其省略的正當性與標準令人質疑。另外彭將“I am tired of being hunted.”譯為「我厭惡出擊了」更是完全反轉原文意涵，已嚴重扭曲原文，而在“What right have you, a foreigner, to come to me and tell me what I must do?”一句，更是突顯出帕布羅對羅伯特·約丹希望游擊隊支援戰事的要求感到不悅，因為他身為游擊隊首領，為了底下游擊隊員利益，已不想再捲入戰爭，過著被人驅趕流離失所的日子，這句話

用意是向羅伯特·約丹表達悍然拒絕參戰的態度，但是彭譯本「你的高見如何，你是外國人，請你告訴怎麼辦？」看來卻像是帕布羅是在向羅伯特·約丹請益，完全看不出原文中一個游擊隊首領的威嚴與拒絕捲入戰爭的態度。彭譯本在本例中過度簡化省略以及離譜誤譯，已嚴重扭曲原作，這種譯文對原文是一種褻瀆，以讀者角度而言，這樣的翻譯品質毫無閱讀價值。相較下，宋譯本的正確性與流暢度水平較佳，以正確性來看，原文意義的拿捏都有到位，沒有嚴重的誤譯句子，中文流暢度雖然理想，但是表達口吻在對白中仍過於文雅，例如「我還有什麼指望呢？被人追獵到死，如此而已。」或者「實在厭透了」兩句就說話者身為游擊對領導人角色來說都嫌過彆扭，可以將「如此而已」改成「就是這樣」，而「實在厭透了」可譯成「已經受夠了」。

例二是主人翁與嚮導安瑟莫的對話，安瑟莫在整部作品中顯現出悲天憫人的情懷與對戰爭殺戮的反感，在反戰意識傳遞上扮演關鍵角色。

（例二）

原文：

“To win a war we must kill our enemies. That has always been true.”

“Clearly. In war we must kill. But I have very rare ideas,” Anselmo said.

They were walking now close together in the dark and he spoke softly, sometimes turning his head as he climbed. “I would not kill even a Bishop. I would not kill a proprietor of any kind. I would make them work each day as we have worked in the fields and as we work in the mountains with the timber all of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So they would see what man is born to. That they should sleep where we sleep. That they should eat as we eat. But above all that they should work. Thus they would learn.”

“And they would survive to enslave thee again.”

“To kill them teaches nothing,” Anselmo said. “You cannot exterminate them because from their seed comes more with greater hatred. Prison is nothing. Prison only makes hatred. That all our enemies should learn.”

“But still thou hast killed.”

“Yes,” Anselmo said. “Many times and will again. But not with pleasure and regarding it as a sin.” (Hemingway, E., 1999b, p.44-45)

彭思衍版本：

「要贏得戰爭，我們一定要殺人，這是真理。」

「當然，戰爭是要殺人的，不過我有一種非常奇怪的理想，」安西摩說。

他們在黑暗中行走的距離很近，他溫和地說着。當他爬山的時候，有時轉過頭來。「我不會殺害一個主教，我不會殺害任何的業主，我會使他們和我們在田野間和山嶺上一樣工作，這樣他們會明白人類生來是做什麼的。他們一定和我們一樣的睡覺，和我們一樣吃飯。總之，他們一定要工作，這樣他們才可以學習。」

「他們會再度來奴役你。」

「殺死他們是沒有用的。」安西摩說，「你不能把他們殺絕，因為這樣適足以加強他們怨恨，牢獄也是沒有用的，牢獄僅能製造怨恨，所以我們一切敵人一定要學習。」

「但你仍然還要殺人。」

「是的，」安西摩說，「我還有很多時候要殺人的，不過殺人不是愉快的工作而且是一種罪惡。」（彭思衍，1953，頁 45）

宋碧雲版本：

「要打赢一場戰爭，我們不得不殺敵人。這是永恆的真理。」

「不錯，戰爭不得不殺人。但是我的想法和人家不一樣，」安瑟莫說。

現在他們摸黑靠得很近，他柔聲細語，一面爬山一面不時回頭過來。「我連主教都不殺。我不會殺任何剝削者。我要叫他們每天工作，度過餘生，像我們每天下田或者上山伐木一樣。於是他們會明白人生的真諦。他們該睡我們睡的地方。他們該吃我們吃的伙食。但是最重要的，他們應該工作。那麼他們就會學到不少東西。」

「他們又會活着再次奴役你。」

「殺他們也不能帶來什麼教訓。你不能把他們趕盡殺絕，因為他們的種子會衍生更大的仇恨。監獄算不了什麼。監獄只會帶來仇恨。我們的敵人都該學到這一點。」安瑟莫說。

「但你仍然殺過人。」

「是的，殺過很多回，以後還會再殺。但是並不愉快，而且覺得是一項罪過。」

安瑟莫說。（宋碧雲，1979，頁 55）

彭譯本過度簡化原文的問題在本例中依然隨處可見，且缺乏足夠正當性支撐，例如原文將“I would make them work each day as we have worked in the fields and as we work in the mountains with the timber all of the rest of their lives.”簡化成「我會使他們和我們在田野間和山嶺上一樣工作」，而在“You cannot exterminate them because from their seed comes more with greater hatred.”這一句是比喻殺戮只會衍生更多仇恨，是說話者的論述核心之一，彭將之翻譯為「你不能把他們殺絕，因為這樣適足以加強他們怨恨」，完全省略掉關鍵的譬喻，突顯出譯者並未給予原作適度尊重，

文學作品中的修飾格譯者並不宜逕自省略。根據德國功翻譯功能理論學派學者凱瑟琳納·萊思（Katharina Reiss）（2000）提出的理論，翻譯的首要步驟就是文本類型（text types），因為文本具備的功能將會決定翻譯的方法，萊思將文本分為三種類型，分別是以傳達內容為中心的資訊類（informative type）文本、以

傳達藝術內容的表述類(*expressive type*)文本，還有說服性質的操作類(*operative type*)文本，萊思認為文本類型是譯者選擇翻譯策略的指南針，如果來源與文本是要溝通傳達內容，則翻譯時就採據實以告，講求邏輯意義清晰，以利讀者明白旨意，資訊清晰易懂為最高守則；而處理勸服性質的操作類文本時，則必須確保來源語文本對原文讀者促發刺激或行動的心理機制，也能讓目標語讀者切身感受，保留文本當初的呼籲或召喚效應，如果面對的是傳達藝術美學內涵的表述類文本，那麼譯者應追求產出相似藝術品質的文本，因此對於海明威作品這類較屬通俗文學的表述類文本，譯者當以追求中文通暢易讀為原則，以符合原著藝術品質及作者風格。萊思認為表述類文本譯者應追求產出相似藝術品質的文本，而比喻修辭又是文學中常見的重要表達手段，彭無論是疏忽略過未譯，或者基於策略上應用選擇不翻譯，皆缺乏正當理由支持。而在譯文自然度方面，彭譯本再次出現受原文箝制的毛病，導致部分句子讀來彀扭，例如「他們在黑暗中行走的距離很近」顯然是機械性直譯，譯者並未思考更簡潔道地的表述方式，捨簡從繁往往就是直譯的代價，林語堂指出譯者忠實的對象並非原文的零字，而是語意，彭顯然更在意交代原文的零字而非目標語語意的順達。直譯原文非但未能複製原文的效果，有是更容易畫虎不成反類犬，就像葉子南認為相同的語言形式未必得到相同的效果，是以多數情況下，略偏意譯才是正確的取向。「我有一種非常奇怪的理想」以及「我還有很多時候要殺人的」也都不像正常口語對話的陳述口吻。宋譯本表現同樣較為中規中矩，譯文正確性掌握較佳，關鍵的反戰句子「殺他們也不能帶來什麼教訓。你不能把他們趕盡殺絕，因為他們的種子會衍生更大的仇恨」也翻譯到位，而在諸如「但是我的想法和人家不一樣」以及「於是他們會明白人生的真諦」這兩句，可看出譯者是有先咀嚼消化原文訊息，不像彭歐化中文問題嚴重。

(例三)

原文：

You went into it knowing what you were fighting for. You were fighting against exactly what you were doing and being forced into doing to have any chance of winning. So now he was compelled to use these people whom he liked as you should use troops toward whom you have no feeling at all if you were to be successful. Pablo was evidently the smartest. He knew how bad it was instantly. The woman was all for it, and still was; but the realization of what it really consisted in had overcome her steadily and it had done plenty to her already. Sordo recognized it instantly and would do it but he did not like it any more than he, Robert Jordan, liked it. (Hemingway, E., 1999b, p.169)

彭思衍版本：

你也知道你是為什麼而作戰的。我正在反對你自己所做的事情，被迫的做任何可以獲得勝利的事情，因此他被迫使用這些人，還有如被迫使用軍隊一樣。巴布羅是非常聰明的，他知道局勢是如何嚴重的，巴布羅太太是完全支持他的，現在仍然是如此，不過在認識上還不太清楚，須要慢慢地說服她，這種工作她已經做得很多了，厄爾蘇多對此有相當瞭解，他也願意做，但是他對工作的興趣還是沒有羅伯特·約旦這樣高。(彭思衍，1953，頁 175)

宋碧雲版本：

你加入這一行，就知道自己為什麼而戰。你要抵制你自己正在做和未來忍不住會做的事情，才有機會打贏。所以現在他不得不利用這些他喜歡的人，而你若想成功，理當利用沒有感情瓜葛的軍隊。帕布羅顯然是最精明的一個。他馬上看出情況有多糟。那婦人全心支持這件事，現在還支持到底；但是瞭解了這件事的詳情，她漸漸心慌，已經對她產生嚴重的影響。薩多一眼就看出來，也願意去做，但是他不喜歡，羅伯特·約丹自己也不喜歡嘛。(宋碧

雲，1979，頁 216）

本例主要為主人翁羅伯特·約丹對於此次作戰任務產生的內心衝突與自我省思。他體認到這次任務要能成功，就是要把自願支援的游擊隊戰士當成達成目標的工具，為了任務成功執行，他知道必須犧牲他們也在所不惜，游擊隊員命送沙場的結果似乎已可預見，這是他運籌規劃執行任務時的認知，但是此時的他，內心已開始糾結矛盾。彭譯本同樣存在著嚴重漏譯與誤譯，譯文亦帶有濃厚翻譯腔，例如「我正在反對你自己所做的事情，被迫的做任何可以獲得勝利的事情，因此他被迫使用這些人，還有如被迫使用軍隊一樣。」一句，原文該句是故事主角對自己所作所為內心矛盾的最佳寫照，反映出他雖然現實中必須以最有效率方式利用這些和他干係不深的游擊隊員來完成該次炸橋任務，他們的生與死不是他要考量的要務，但是他內心卻無法苟同戰爭這種暴虐殘忍的行徑，他從軍是為了對抗法西斯敵軍的暴虐殺戮，沒想到他自己卻必須先將身旁這群游擊隊員夥伴當成達成任務必要犧牲品，原文中“**what you were doing and being forced into doing to**”所刻劃的正是這種內心矛盾與煎熬，他參戰的理想是要戰勝敵軍，讓無辜人民免於法西斯份子侵略摧殘，但要有一絲戰勝的機會，現在他自己必須被迫先得去做同等殘酷的事，就是利用乃至犧牲這群無辜的游擊隊員。彭譯本「我正在反對你自己所做的事情，被迫的做任何可以獲得勝利的事情」是明顯誤譯，不知所云，完全流失原作者對於戰爭感到的內心掙扎，原文“**these people whom he liked**”彭譯本完全沒有交代，但這句話其實有深刻意涵，亦即這群游擊隊戰友對羅伯特·約丹而言已不再是達成目的而可以任意擺佈犧牲的人，省略會削弱原文突顯戰爭無情殘酷的用意。彭譯本「不過在認識上還不太清楚，須要慢慢地說服她」以及「但是他對工作的興趣還是沒有羅伯特·約旦這樣高」兩句同樣完全誤解原文，已毫無正確性可言，彭譯本在本例處理上嚴重失職，不僅誤譯頻仍，中文亦過度歐化。宋譯本雖然可讀性雖然不差，但是在「你要抵制你自己正在做和未來忍不住會做的事情，才有機會打贏。」一句和彭譯本同樣皆屬誤譯，未能傳遞小

說主人翁心中厭惡戰爭無情殘忍但自己卻又不得不為的情感糾結，但宋譯本不管正確程度和語言流暢度都還是較彭譯本高，例如「而你若想成功，理當利用沒有感情瓜葛的軍隊」一句，不僅中文自然道地，也傳神傳達出小說主人翁內心與罪惡感拔河的歷程，亦即儘管他備受內心道德良知譴責，但他必須試圖說服乃至催眠自己當下所為是正當合理，如此他才有繼續執行任務的動力，這能襯托出他內心深處對於戰爭的真正態度。

（例四）

原文：

Across the road at the sawmill smoke was coming out of the chimney and Anselmo could smell it blown toward him through the snow. The fascists are warm, he thought, and they are comfortable, and tomorrow night we will kill them. It is a strange thing and I do not like to think of it. I have watched them all day and they are the same men that we are. I believe that I could walk up to the mill and knock on the door and I would be welcome except that they have orders to challenge all travellers and ask to see their papers. It is only orders that come between us. Those men are not fascists. I call them so, but they are not. They are poor men as we are. They should never be fighting against us and I do not like to think of the killing. (Hemingway, E., 1999b, p.201)

彭思衍版本：

公路那邊的鋸木廠煙火由煙囪裡冒出來了，安西摩可以一陣一陣聞到由雪花中吹過來的煙味。他想法西斯份子溫暖的，舒服的，明天晚上我要把他們殺死，說起來很奇怪，我不高興這樣想法，我守望了一整天，他們是和我一樣的，我相信我能夠跑到鋸木廠去，敲他們的們，除非他們有向旅客挑戰的

命令，他們是歡迎我的，我可以向他索閱報紙，這些人並不是法西斯份子，雖然我這樣叫他們，其實他們不是的，他們也和我們一樣可憐。他們從來不是反抗我們的，我不想去殺他們。（彭思衍，1953，頁 202）

宋碧雲版本：

大路那一端的鋸木廠有炊煙飄來，隔著雪地，安瑟莫聞到那種氣息。他想：現在法西斯份子很暖和，很舒服，明天晚上我們就要把他們殺光。這是一件怪事，我不喜歡多想。我整天看他們，他們和我們是同樣的人類。我相信我可以走到工廠去敲門，大家一定會歡迎我，除非他們奉命盤查旅客，查看證件。只有軍令隔在我們中間。這些人不是法西斯份子。我這樣稱呼他們，他們卻名不副實。他們永遠不會和我們作對，我不喜歡想到殘殺的問題。（宋碧雲，1979，頁 255-256）

本段為安瑟莫在勘查敵軍陣營時內心油然而生的一段省思，顯示出反對人類自相殘殺的態度。彭譯本「除非他們有向旅客挑戰的命令，他們是歡迎我的，我可以向他索閱報紙」一句，「向旅客挑戰的命令」明顯又是譯者選擇忠實於原文的零字，而犧牲了目標語的表達習慣，未能實踐像林語堂所說的「儘量以本國語之語性，尋最相當之譯句表示出來」，而「可以向他索閱報紙」已嚴重誤解原文，這裡應指身分證明文件，而非報紙，從「挑戰」以及「報紙」等遣詞用字，顯見彭完全未從文意脈絡深入思考各別用字的意涵，彭完全體現了林語堂對字譯者的定義，以為將這些零碎獨立的字義堆疊起來便可自動生得整句意義，但是呆板拆字的後果就是向林所說的，容易淪為咬文嚼字或斷章取義。該句本意應較貼近宋譯本「大家一定會歡迎我，除非他們奉命盤查旅客，查看證件」之詮釋。此外，彭譯本完全略過「It is only orders that come between us.」一句不譯，也削減原文欲傳達人類本是一家親，因為軍令才分敵我的指摘之意，而諸如「他想法西斯份子

是溫暖的，舒服的」這類句子，更可見彭譯本與原文已到了字典式的機械直譯程

度，毫無考量語境線索。宋譯本品質大體上仍是四平八穩，並無嚴重失誤，像「隔著雪地，安瑟莫聞到那種氣息」一句雖與原文略有所出入，但與其說是誤譯，或可解釋為譯者思考後的策略，宋在這段話的譯文流暢度及準確度有達到讀者可合理期待的水準。

（例五）

原文：

All right, he said to himself. I'm sorry, if that does any good.

It doesn't, he said to himself.

All right then, drop it, he said to himself.

All right, it's dropped.

But it would not drop that easily. How many is that you have killed? he asked himself. I don't know. Do you think you have a right to kill any one? No. But I have to. How many of those you have killed have been real fascists? Very few. But they are all the enemy to whose force we are opposing force. But you like the people of Navarra better than those of any other part of Spain. Yes. And you kill them. Yes. If you don't believe it go down there to the camp. Don't you know it is wrong to kill? Yes. But you do it? Yes. And you still believe absolutely that your cause is right? Yes.

It is right, he told himself, not reassuringly, but proudly. I believe in the people and their right to govern themselves as they wish. But you mustn't believe in killing, he told himself. You must do it as a necessity but you must not believe in it. If you believe in it the whole thing is wrong. (Hemingway, E., 1999b, p.314)

彭思衍版本：

他自言自語說道，很好，我覺得如果殺了沒有什麼好處，那是很抱歉的事。那不會有好處的，好的，算了吧。

他的內心依然很沉重的，他自己問自己道，你殺了幾個人？我不知道，你想你有權殺死任何一個人嗎？不，但我一定要，你殺死有幾個是真正的法西斯黨徒？很少，但是他們都是我們的敵人，你和納華拉人一樣，這些人都是比西班牙任何的地方人好得多。是的，你殺了他們，是的，如果你不相信他跑到營陣來，你不知道你殺錯人了嗎？不，你是殺錯人了嗎？是的，你仍然相信你是真的做對了嗎？是的。

他自言自語道，這是對的，我相信老百姓，他們可以自己治理自己，但是你一定不要相信殺人，如果需要的話，那也是無妨的，可是你是不是能信賴殺人的。如果你信賴殺人的話，那一切都錯了。（彭思衍，1953，頁 291）

宋碧雲版本：

好吧，他對自己說。如果道歉有用的話，我真抱歉。

道歉也於事無補，他自言自語說。

好吧，那就別去想它了。

但是沒有那麼容易撇開。他問自己：你殺了多少人？我不知道。你認為你有權利殺任何人嗎？沒有。但是我不得不這麼做。你殺掉的人有多少是真正的法西斯份子？很少。但是他們都是敵人，我們以暴制暴。但是你對納瓦里人遠比其他西班牙人更有好感。不錯。你若信念不足，到營地去歇著吧。難道你不知道殺人是錯誤的？知道。但是你照幹不誤？是的。你還絕對相信自己目標正確？是的。

他不太心安卻得意洋洋對自己說：這樣是對的。我信仰人民自治的權利。但是你不能信仰殺人的作風，他對自己說。必要時你非幹不可，但是你不能信仰這一套。你若信仰這一套，整個事情都不對了。（宋碧雲，1979，頁 400）

本例係小說主角羅伯特·約丹革斃一名闖入的敵營騎兵後在腦海的自我對話，在在顯露出他內心深處對於戰爭殺戮本質的抗拒。彭譯本將本例原文前四段濃縮成一段「他自言自語說道，很好，我覺得如果殺了沒有什麼好處，那是很抱歉的事。那不會有好處的，好的，算了吧。」或有其考量，但是「我覺得如果殺了沒有什麼好處，那很抱歉的事」顯然是誤譯，完全看不出主角對於殺害敵軍一事感到懺悔，依照彭譯本邏輯，如果殺害這名敵軍若有好處，則主角就絲毫不會感到任何歉意與悔意？原文所指顯示並非如此，宋譯本「如果道歉有用的話，我真抱歉。」才是正確解讀。又彭譯本「你和納華拉人一樣，這些人都是比西班牙任何的地方人好得多。」一句也可見譯者英文文法常見句型並未了解透徹，導致理解錯誤。另外“*It is right, he told himself, not reassuringly, but proudly.*”一句，彭精簡省略為「他自言自語道，這是對的」，完全忽視 *not reassuringly* 在該句所扮演的關鍵角色，亦即主角內心使盡千方百計想要合理化自己殺害敵軍的行為時，內心其實感受到的其實是遲疑與掙扎，彭對這樣的關鍵訊息視而不見，不管是基於策略運用或無心之過，都是站不住腳。彭譯本「是的，如果你不相信他跑到營陣來，你不知道你殺錯人了嗎？不，你是殺錯人了嗎？」更是完全偏離原文不知所云，竟然將“*Don't you know it is wrong to kill?*”都誤譯為「你不知道你殺錯人了嗎？」更顯荒謬，已超出一般讀者能接受範圍。而在「但是你一定不要相信殺人，如果需要的話，那也是無妨的」一句，彭卻又擅自過度加油添醋，原文不管是在面上或者隱含意義層面上，不僅完全看不出欲傳達「那也是無妨的」的跡象，更是弄巧成拙，完全抹殺原文非到必要之時絕對不應輕易訴諸武力的原意。而就宋譯本而言，同樣有誤譯的情形，但相對輕微，例如「但是他們都是敵人，我們以暴制暴。」就是過度詮釋，原文“*But they are all the enemy to whose force we are opposing force.*”並無任意指以暴制暴的語句，純粹只是提出互為敵人的對抗狀態，況且以暴制暴從來不是主角內心鼓勵的觀點。而宋版本在「但是你對納乏里人遠比其他西班牙人更有好感。不錯。」一句漏掉後方的“*And you kill them.*”未譯出，作法值得商榷，畢竟還是得譯出該句，才可完整表達出在無情殘酷的戰爭

中，不管彼此間是否存在著某種情感，終究還是要落到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的無奈下場，而就流暢度而言，宋譯遣詞用字過度正式拘謹，畢竟是自我對話，可以更貼近口語，例如「但是你對納乏里人遠比其他西班牙人更有好感。」或「他不太心安卻得意洋洋對自己說」等表達流暢性都有可提升的空間。

（例六）

原文：

The old man's doing very well. He's in quite a place up there. He hated to shoot that sentry. So did I but I didn't think about it. Nor do I think about it now. You have to do that. But then Anselmo got a cripple. I know about cripples. I think that killing a man with an automatic weapon makes it easier. I mean on the one doing it. It is different. After the first touch it is it that does it. Not you. Save that to go into some other time. You and your head. You have a nice thinking head old Jordan. (Hemingway, E., 1999b, p.455)

彭思衍版本：

這個老頭子的工作做的很好，他靜悄悄的站在上面，他很快把哨兵槍斃了，不過，他心裡想，我做了，當時我也沒有想到它，現在我也不去想它，其實這件事是必須這樣做的，他正在思維的時候，羅特特·約旦對他說，「再給我一些炸藥，安西摩老頭子。」...。（彭思衍，1953，頁 396）

宋碧雲版本：

老頭子幹得不錯。他在橋上，正處於極佳位置。他討厭射死那個衛兵。我也一樣，但是我沒有多想。現在我也不去想它，你不得不幹嘛。不過從那個時候開始，安瑟莫就殘廢了。我知道殘廢者的情形。我想，用自動武器殺人也

許容易得多。我是指動手的人而言，情形不一樣。先碰一下，以後就是自動武器的事兒了。錯不在你。省一省吧，改天再思考。你這顆腦袋呀。老約丹，你有一顆愛思考的腦袋。（宋碧雲，1979，頁 566）

本段描述開始執行炸橋任務的情景，透過對於老頭子安瑟莫的觀察與主角自身的省思，間接流露出兩者內心均對殺害敵軍一事感到憎惡。彭譯本仍然是誤譯百出，例如「他靜悄悄的站在上面。」顯然是將原本的 *quite* 誤認為是 *quiet*，更匪夷所思的是“*He hated to shoot that sentry.*”一句彭譯本竟譯為「他很快把哨兵槍斃了。」，完全和原文背道而馳，原本是對衛兵下不了手，竟遭彭改為迅速擊斃，意思天差地遠，也把反戰意識濃厚的安瑟莫塑造成了殺人不眨眼的人，這已嚴重違反原作精神。彭版本接著下一句「不過，他心裡想，我做了，當時我也沒有想到它，現在我也不去想它，其實這件事是必須這樣做的」不僅中文更是嚴重歐化費解，或許字面上沒有誤譯，但是過度直譯的導致譯文已令人摸不著頭緒，至於該句之後的關鍵訊息，如“*But then Anselmo got a cripple. I know about cripples. I think that killing a man with an automatic weapon makes it easier.*”一句其實傳遞出主角與安瑟莫本質上對於動手殺人皆是抱持立場，但彭譯本竟是完全省略，直接跳接其他原文翻譯，並持續維持這種跳躍式翻譯作法，譯與不譯之間也毫無一致性的原則可循，以譯者標準而言，彭在本例完全失職。相較下，宋譯本較為尊重原作，不會毫無來由略過不譯，原文有的意思在譯文中都有對應，惟部份句子仍稍嫌過度西化，例如「他討厭射死那個衛兵。」一句，將原文 *hated* 直覺式譯成「討厭」就略顯生硬，可詮釋為不願或不想，又如「不過從那個時候開始，安瑟莫就殘廢了。」一句當中的「殘廢」亦略顯不自然，但是整體來說，宋譯本能如實傳達出原意，並無犯下嚴重誤譯，譯文遣詞用字雖然小有瑕疵，但整體仍優於彭譯本。

第三節 本章小結

由本章討論可見，不論是就《戰地鐘聲》整體譯文的正確流暢或者反戰主題的傳達，彭思衍譯本均遠遜於宋碧雲譯本。但就劉宓慶指出，翻譯海明威作品「最基本的要求就是領會原文風格，用清晰自然的漢語逐譯以清宛無奇著稱的原作」，兩人皆有很大的改進空間，宋譯本語意精確度雖然佳，但是在漢語的應用上仍顯現出不夠自然道地的問題。彭譯本對原文意義掌握能力不足，不論是誤譯的頻率與程度已逾越合理可接受範圍，明顯是英文解讀能力不佳所致，這和彭相對缺乏英語和翻譯訓練應有關。彭譯本《戰地鐘聲》省略或簡化原作之處多缺乏正當理由支持，也沒有一致標準可循，甚至連原作的修辭格及重要反戰句子都選擇略過，不僅不夠尊重原作，更弱化原著的反戰效果，並非一位譯者應有的作為，且彭對於自己譯文邏輯存在嚴重缺陷而不自覺，令人匪夷所思，畢竟前述引用例子中，部分譯文甚至不知所云，譯文的歐化程度也高於讀者所能容忍範圍，彭整體譯文可謂已沒有閱讀價值，譯者已嚴重失格，更遑論反戰思想如否能如實傳達。英文科班出身的宋碧雲意義掌握正確度固然較佳，誤譯少程度也輕微，該有的訊息不會在譯文中莫名省略，尤其是一些涉及反戰態度的語句，但是宋譯本中文仍偶爾散見一些直譯歐化的句子，但讀者不至於對讀者造成過大的閱讀障礙，但誠如葉子南所說，直譯的譯文是以犧牲了漢語的表達習慣為代價，而既然譯文已經不再是流暢道地的漢語，則流失海明威清晰易讀的文風也是再必然不過的結果，這正是宋譯本最大的問題，抑及語言風格上仍有較大改善餘地。

第五章 結論

本論文從《戰地春夢》及《戰地鐘聲》兩本海明威經典反戰小說譯本切入，分析解嚴前臺灣流傳各譯本的淵源與歷史，並探討這些譯本的譯文品質概況，然後深入聚焦譯者如何處理這兩部小說的反戰主題，並以示例的方式呈現重要反戰段落的翻譯情況，比較歸結出各版本之優缺點，並從中探索譯本品質與作品接受度之間的關係。

一、《戰地春夢》譯本早期譯本品質佳

1940 年上海西風社出版的《戰地春夢》林疑今譯本為在臺流傳的最早版本，因五 0 年代物力維艱的經濟景況，出版社屈指可數，承襲 1949 年以前在大陸已受歡迎的舊譯本成了臺灣翻譯出版的主流，而因受限於該時期的政治情勢與出版政策，台灣出版社版係採假偽譯者姓名上市，林譯本也是臺灣出版社盜印抄襲最多的版本。從譯文品質來說，林譯《戰地春夢》是意譯取向，因此語言清晰易讀。林譯本自由揮灑之餘大都尚能拿捏得宜，整體譯文精彩好讀，推究其原因，除了林自身文筆優異外，林在大學時代便開始譯介《戰地春夢》，當時海尚未獲得普立茲獎及諾貝爾文學獎，林能以通俗文學的角度切入海明威作品，採取較為意譯的翻譯策略，翻譯方針符合葉子南和林語堂等人認為傳遞原文內涵總體上應優先於原文外在形式的方向，這種採取通俗道地中文翻譯海明威作品的取向，非常切合海明威寫作的簡潔直接風格。到了湯新楣與宋碧雲譯本年代，兩人或多或少受到海明威已得諾貝爾獎影響，在翻譯上反而採取較為貼緊原文的策略，這種作法看似尊重原著，但是就像林語堂所指出據字直譯的後果就是「似中國話實非中國話，似通而不通，決不能達到通順結果」，或者像葉子南所指出的，相同的語言形式未必等於相同的效果。直譯策略表面上看和原文相同，但是往往無法帶給讀者通曉流暢的語言，反而形成閱讀上的累贅與負擔，可讀性的高低本是攸關譯文

成敗的關鍵指標，但在逐譯語言直白的海明威作品更是如此。

綜觀而言，不論是整體藝文品質概況及反戰意識的反映上，林疑今譯本的正確性和可讀性都較宋譯本和湯譯本出色，部份句子翻譯過度奔放或可歸因於林所處的時空背景及翻譯的動機。湯新楣譯本與宋碧雲譯本都中文歐化情形較為顯著，兩者都過度受到原文綑綁，句子不若林譯本自然流暢，比較像是打安全牌，有中譯句子甚至連斷句方式也追求和原文一致，因此林以亮對於高度讚揚湯譯本並與對林疑今譯本多所批判的評論文章並不夠公允客觀。就反戰段落來說，宋譯本仍是乏善可陳，僅能中規中矩追隨原文，但若碰到涉及隱含反戰意義的語句，往往因為專注字面意義而產生偏差，犯了林語堂點出專注於零字容易淪為咬文嚼字或斷章取義的毛病。相對林譯本，湯譯本與宋譯本都較故步自封，林譯本則是較為因時制宜，並且善用中文內在靈活度，因此語言易懂好讀。依常理而言，晚期譯本在擁有早期譯本可參酌下，理應漸趨完善，但是譯者個人因素與時代背景等因素反而造成解嚴前臺灣《戰地春夢》早期譯本更優於晚期譯本的現象。

二、《戰地鐘聲》譯本可讀性不高

解嚴前《戰地鐘聲》在臺版本有兩種，分別為彭思衍及宋碧雲譯本。彭譯本難讀費解，句子因極度歐化而帶有過多贅字，離譜誤譯也是不勝枚舉，另外彭譯本也有省略原文跳譯的問題，導致譯文訊息量較原文嚴重不足，這些省略處不管是無心漏譯或是策略作為都難以合理解釋，顯示彭對原作未給予適度尊重。就反戰段落來說，彭譯本歐化及誤譯漏譯情形一樣明顯，因此閱讀價值甚低，譯文品質漏洞百出。從誤譯的頻率與偏差程度來看，推究直接原因可能為譯者本身英文底子不佳，就援引例子分析，彭英文文法與閱讀能力可能不足勝任譯者工作，因此譯文多處邏輯不通暢。而宋碧雲大學主修英文，因此閱讀原文不致於產生離譜誤解，因此姑且解不論譯文流暢度如何，宋譯本至少在正確性與邏輯交代方面就非彭譯本能所能望其項背，且宋譯本在反戰段落的正確性與遣詞用字都還算四平

八穩，雖然譯文同樣有受到原文過度制約的直譯問題，但是譯文可讀性仍是優於彭譯本，但是譯文語言風格仍有不少改善空間，宋應該追求林語堂所謂「儘量以本國語之語性，尋最相當之譯句表示出來」的原則。

三、譯本品質衝擊兩作品接受度

海明威《戰地春夢》在臺最早的譯本為林疑今版本，該版本翻譯品質佳，好讀精采，造成盜印抄襲者眾，也打開了《戰地春夢》此一作品在臺灣的知名度，形成當今無人不曉的作品，在這過程中，譯者林疑今優異的譯筆居功厥偉，更有利於作品流行傳誦，如果沒有該譯本大量出版，《戰地春夢》這部小說在臺接受度勢必大打折扣。臺灣最早出現的《戰地春夢》譯本，便是解嚴前翻譯品質最具可看性的譯本，而且有長達一二十年，林的譯本都是市面上唯一流通的譯本，這個現象一直持續到 1981 年湯譯本問世，才終結林譯本獨大的局面，但是即便是今日世界出版的湯新楣版本以及遠景出版的宋碧雲版本問世後，仍持續有出版社抄襲盜印林疑今版本，將之冠上假偽譯者姓名或註名編輯部翻譯等方式重新包裝上市，這都說明了林疑今譯本在讀者及出版商之間有著無可取代的地位，也證明了一名好的譯者能為一部好的作品加分，翻譯品質優劣攸關的不只是讀者的權益，更會衝擊作品在目標市場的接受度。這個論點可以延伸至《戰地鐘聲》的譯本探討上，《戰地春夢》以及《戰地鐘聲》兩部作品同樣都有改編成電影，都有電影宣傳效果¹⁹，且《戰地鐘聲》的電影票房及口碑皆更勝《戰地春夢》，兩部作品取名也有異曲同工之處，顯然後發的《戰地鐘聲》也想走上《戰地春夢》的模式，但何以兩作品在臺接受度差異如此懸殊？從本研究歸根究底可以發現，臺灣最早出現的《戰地鐘聲》譯本是 1953 年大中國出版社推出的彭思衍譯本，相對於《戰地春夢》最早出現的譯本翻譯品質亮眼，臺灣最早先的《戰地鐘聲》譯本非但中文可讀性奇差無比，誤譯層出不窮，更恣意省略內容不譯，甚至整個章

¹⁹ 臺灣最早的彭思衍《戰地鐘聲》譯本更直接以電影中男女主角畫面當做封面來行銷。

節憑空消失，導致整部故事情節遭扭曲打亂，完全未善盡林語堂認為譯者對於原著作者的及漢語讀者的責任，更遑論對藝術的責任，而在宋碧雲的 1979 年譯本出現之前，臺灣讀者完全無替代譯本可以選擇，因此有約 15 年的時間，毫無閱讀價值的彭思衍譯本成了對《戰地鐘聲》有興趣的中文讀者被迫買單的譯本，一個不堪閱讀的譯本就在其獨大十來年間損害了海明威該作品在臺灣讀者群的接受度。從本研究可見，即便連翻譯《戰地春夢》乏善可陳的宋碧雲，其執筆的《戰地鐘聲》譯本都非彭思衍版本所能望其項背，更可突顯彭思衍譯本對於臺灣讀者帶來的負面衝擊有多大。《戰地春夢》在臺接受度高，功勞當記上最早翻譯的林疑今一筆，但同樣地，譯者同樣也可能破壞一部好作品甚至一位好作者在目標讀者心中的地位份量，尤其是原作的第一個譯本重要性更是不言可喻，攸關作品成敗甚鉅，《戰地鐘聲》在臺接受度不彰，最早期的譯文品質粗劣極可能是導致後來接受度低落的因素之一，因此彭思衍可說難辭其咎，也突顯譯者責任之重大，不可不慎。

四、研究限制與未來研究方向

本論文研究所觸及的《戰地春夢》與《戰地鐘聲》中文譯本均為解嚴以前出版，然而近來亦有不少新譯本出現，有志者可以延續本研究，蒐羅解嚴以後《戰地春夢》及《戰地鐘聲》的新譯本並與之與解嚴前譯本進行分析比較。另外愛情也是這兩部作品的重要主軸，所占篇幅甚鉅，因此除了反戰意識外，譯本如何再現原作精彩浪漫愛情故事也是另外一個值得探討的主題。又本研究雖然發現譯本品質是造成作品接受度的一項原因，但是仍有其他譯本以外因素會影響這兩部作品流程度，例如行銷手法、海明威熱潮強度、經濟情勢等，這尚待更多研究方能綜合考量判斷。此外，推出這些譯本的出版社其實是另一個值得深入追究的研究方向，目前僅可見今日世界出版社相關研究，而海明威另外尚有幾部中長篇小說及其他著名短篇小說集譯本也較少研究探討，這些作品的譯本流傳史及譯述品

質也值得有志者深入探究，進一步拾遺補缺，讓海明威作品中譯本在臺流傳情形的拼圖更趨完整。

參考書目

作品文獻：

楊明（譯）（1958）。Ernest Hemingway 著。**戰地春夢**。臺北：北星。

湯新楣（譯）（1972）。Ernest Hemingway 著。**戰地春夢**。香港：今日世界。

宋碧雲（譯）（1978）。Ernest Hemingway 著。**戰地春夢**。臺北：遠景。

彭思衍（譯）（1953）。Ernest Hemingway 著。**戰地鐘聲**。臺北：大中國圖書。

宋碧雲（譯）（1979）。Ernest Hemingway 著。**戰地鐘聲**。臺北：遠景。

Hemingway, E. (1999a). *A Farewell to Arms*. London: Vintage.

Hemingway, E. (1999b). *For Whom the Bell Tolls*. London: Vintage.

其他參考文獻：

中國翻譯家詞典編寫組（1988）。**中國翻譯家詞典**。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

朱炎（1998）。**海明威、福克納、厄卜代克：美國小說闡論**。臺北：九歌。

行政院新聞局（無日期）。**各處室基本資料**。2014 年 4 月 10 日，取自：
<http://www.ex-gio.org/index.php/gio-history/record/134-n-02>

任曉晉（譯）（1997）。Kenneth S. Lynn 著。**海明威**。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李惠珍（1995）。**美國小說在台灣的翻譯史：一九四九至一九七九**（未出版碩士論文）。輔仁大學翻譯學研究所，臺北。

李惠珍（1998）。談海明威小說在台灣的中譯。**翻譯學研究集刊**。3，103-116。

林以亮（1970）。介紹《戰地春夢》的新譯。載於湯新楣（譯），**戰地春夢**（頁 39-54）。香港：今日世界。

- 林以亮（2004）。翻譯的理論與實踐。收於劉靖之（編），**翻譯論集**（頁 83-111），臺北：書林。
- 林海音（1968）。剽竊外一章，**純文學**，4（2），4-6。
- 林語堂（2004）。論翻譯。收於劉靖之（編），**翻譯論集**（頁 32-47），臺北：書林。
- 陳百齡（2001）。馬星野：新聞教育的傳教士。收於伍振鶯、吳文星等（編），**教育愛：台灣教育人物誌 V**（頁 97-110），臺北：國家教育研究院。
- 陳麗卿（譯）（2001）。Jerome Charyn 著。**海明威 傷痕累累的文學老兵**。臺北：時報文化。
- 程宗明（1998）。析論台灣傳播學研究／實務的生產（1949-1980）與未來--從政治經濟學取向思考對比典範的轉向。收於林靜伶（編），**1998 傳播論文選集**。臺北：中華傳播學會。
- 徐蘋（譯）（1978），Scott Donaldson 著。**海明威傳**。臺北：中華日報社。
- 張靜二（2004）。**西洋文學在台灣研究書目 1946 年-2000 年**。台北：國科會。
- 莫渝（2007）。**台灣詩人群像**。臺北：秀威資訊。
- 單德興（2009）。**翻譯與脈絡**。臺北：書林。
- 黃永裕（1980）。**海明威視景中的人類：從否定到肯定**（未出版碩士論文）。淡江大學西洋語文學系碩士論文，臺北。
- 葉子南（2004）。**英漢翻譯理論與實踐**。臺北：書林。
- 鄭永孝（1986）。內心獨白在《戰地鐘聲》中的作用。**美國研究**，16（3），55-83。
- 鄭章（2010）。海明威《旭日東昇》中的虛無主義。**正修通識教育學報**，7，289-300。
- 劉宓慶（1997）。**文體與翻譯**。臺北：書林。
- 蔡盛琦（2010）。1950 年代圖書查禁之研究。**國史館館刊**，26，103-104。

- 賴慈芸（譯）（2008）。Peter Newmark 著。翻譯教程。臺北：培生。
- 蘇郁茹（2009）。海明威《戰地春夢》與《戰地鐘聲》之戰爭、愛情與死亡（未出版碩士論文）。中國文化大學英國語文學研究所：臺北。
- 蘇順強（2006）。論海明威「準則英雄」的本質。外國文學研究，28（3），123-129。
- Hemingway, S. (Ed.) (2012). *Hemingway on War*. New York: Scribner.
- Lovett, R. M. (1932). Ernest Hemingway. *The English Journal*, 21(8), 609-617.
- MacShane, F. (Ed.) (1964). *Critical Writings of Ford Madox Ford*.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 Munday, J. (2009). *Introducing Translation Studies: Theories and Applic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
- Reef, C. (2009). *Ernest Hemingway: A Writer's Life*. Boston: Clarion Books.
- Reiss, K. (2000). Type, Kind and Individuality of Text. Trans. Susan Kitron. In Lawrence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pp.160-171). New York: Routledge.
- Vernon, A. (2002). War, Gender, and Ernest Hemingway. *The Hemingway Review*, 22(1), 34-55.
- Zhang Yidong (1987). Hemingway's and Sholokhov's Viewpoints on War. *The International Fiction Review*, 14(2), 75-78.